

815,12-7700

齊東野語

杭綱業圖書館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815B

齊東野語



開明書店校印
實價大洋五角

齊東野語敘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記。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獻也。余齟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敘次意。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紀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洊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恨。閒居追念。得一二於十百。懼復墜逸。爲先

人羞。迺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陞說務求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曷曰野哉。言乎。子真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烏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書。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蓋昔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坐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非之之辭也。故莊周目齊諧爲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郊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詞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他所稱舉。旁聞曲證。如歸泰山之顛。而記封邱之壘。過矍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云哉。故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爲家。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子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宮府之故事。汎濫淹注。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

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言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至元辛卯孟春。剡源戴表元序。

齊東野語後序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尙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卽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顧所書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庵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顧忌。而弗之敢承。是非於何而始定哉。瞽瞍頑嚚。鯀以殛死。述典謨者略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評魯昭諸篇。悉削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不以一眚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觀過知仁。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列傳。多就其家取行狀碑銘。贈記贊述。稍加粉飾。卽爲直筆。夫卽文字之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古聖賢之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

事業獨不見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憑哉。客不能難。爰命工刊成。掇其語廁之末簡。正德十年孟夏月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耒陽胡文璧書。

齊東野語後序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某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歸也。次歷富平淮西符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譬若兪緩樂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顧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命杲姑鏤諸梓。將與有志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述諸後。以志歲月。正德乙亥歲孟夏之吉。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臨安盛杲書。

齊東野語目錄

卷之一

孝宗聖政

溫泉寒火

段干木

表答用先世語

蜜章密章

三蘇不取孔明

詩用史論

漢租最輕

真西山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梓人掄材

林復

汪端明

張定叟失出

放翁鍾情前室

卷之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淮西之變

符離之師

卷之三

紹熙內禪

誅韓本末

卷之四

避諱

方巨山爭體統

曝日

經驗方

用事切當

楊府水渠

潘庭堅王實之

卷之五

四皓名

作文自出機杼難

端平入洛

端平襄州本末

趙氏靈壁石

南園香山

李泌錢若水事相類

用事偶同

方翥

喬文惠晚景

趙伯美

二蘇議禮

卷之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解頤

山陵使故事

胡明仲本末

詩用事

王魁傳

向氏粥田

祥瑞

杭學游士聚散

卷之七

鷓夷子見黜

王敦之詐

贈雲貢雲

出師旗折

朱氏陰德

畢將軍馬

洪君疇

謝惠國坐亡

洪端明入冥

野婆

王宣子討賊

卷之八

張魏公二事

羅春伯政事

庸峭

許公言

士子訴試

趙德莊誨後進

朱墨史

蘇大璋

徐漢玉

韓慥奇卜

以賦罷相

小兒瘡痘

曹西士上竿詩

昌化章氏

吳季謙改秩

作邑啓事

齋不茹葷必變食

二李省詩

宗子請給

鄭安晚前識

趙僉判花字樣

一府三守

六么羽調

香炬錦茵

登聞鼓

義絕合離

熊子復

鄭時中得官

詩詞祖述

嘲覓薦舉

卷之九

形影身心詩

父執之禮

李全

王公袞復讎

富春子

王宣子失告命

配鹽幽菽

疽陰陽證

陳周士

秀王嗣襲

卷之十

古今左右之辨

史記多誤

文意相類

楊太后

脫靴返棹二圖贊

輕容方空

范公石湖

多蚊

俞侍郎執法

尹惟曉詞

都廟

敬巖註唐書

黃子由夫人

洪景盧自矜

吳郡王洽泉畫贊

絹紙

談重薄命

椰酒菊酒

混成集

明眞王眞人

牙

字舞

卷之十一

黃德潤爲見

譜牒難考

滕茂實

何宏中

姚孝錫

蜀娼詞

禮木

辦章

曹泳

朱漢章本末

陸務觀得罪

蘇師旦麻

雷變免相

高宗立儲

慈懿李后

道學

鄧友龍開邊

文莊論安丙矯詔

王沈趨張說

協韻牽強

沈君與

吳侗

御宴煙火

朱芮殺龍

卷之十二

姜堯章自敘(單丙文附)

白石禊帖偏旁考

禊序不入選帖

淳紹歲幣

書籍之厄

雷書

賈相壽詞

事聖茹素

笏異

三教圖贊

捕猿戒

火浣布

曆差失閏

卷之十三

漢改秦曆始置閏

綱目誤書

秦會之收諸將兵柄

張才彥

韓通立傳

老蘇族譜記

中謝中賀

復覆伏三字音義

岳武穆逸事

若干如干

祠山應語

傅伯壽以啓擢用

林外

甄雲卿

西林道人

崔福

張又林叔弓

優語

譏不肖子

卷之十四

館閣觀畫

巴陵本末

諫笏諫果

繼母服

卷之十五

曲壯閔本末

腹笥

算曆約法

律曆

耿聽聲

卷之十六

鍼砭

數奇

姚幹父雜文

食牛報

渾天儀地動儀

龜溪二女貴

玉照堂梅品

張氏十詠圖

周陸小詞

三高亭記改本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詩道否泰

賈島佛

菊花新曲破

潘陳同母

省狀元同郡

金剛鑽

多藏之戒

理度議諡

謝太后

北令邦

降仙

文莊公滑稽

腹腴

睡

性所不喜

黃門

馬塍藝花

卷之十七

楊凝式僧淨端

奇對

齊東野語 目錄

笙炭

徐謂禮相術

咸淳三事

龔孟鏊策問

景定行公田

景定彗星

瓊花

嚼蠶

姓名相戲

朱唐交奏本末

卷之十八

晝寢

宜興梅塚

莫子及泛海

薰風聯句

漢唐二祖少恩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孟子三宿出晝

方大猷獻屋

長生酒

開運靖康之禍

近世名醫

前輩知人

趙信國辭相

琴繁聲爲鄭衛

章氏玉杯

二張援襄

卷之十九

嘉定寶璽

鬼車烏

蘭亭詩

著書之難

安南國王

賈氏前兆

明堂不乘輅

賈氏園池

子固類元章

陳用賓夢放翁詩

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后夫人進御

有喪不舉茶託

清涼居士詞

卷之二十

岳武穆御軍

莫氏別室子

耆英諸會

紇石烈子仁詞

讀書聲

劉長卿詞

慶元開元六士

文臣帶左右

馬梁家姬

山獺治箭毒

月忌

張功甫豪侈

台妓嚴蕊

閒字義

舟人稱謂有據

張仲孚

隱語

趙涯

書種文種

溫公重望

陳孝女

齊東野語卷之一

齊人 周密公謹父

孝宗聖政

阜陵天縱容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儷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謹書於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談不修職業故也李安國爲郎官一日有薦術士至部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窘甚咸欲飾辭自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爲欺其罪大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

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上既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玉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權譖

已。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

女真使烏林答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主起居。贍軍酒官丁逢。上書乞斬之。卽日引對。遂極論前侍御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污事。卽與改命入官。陞擢差遣。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差。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職。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

丁斐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舊學之故。力附曾覲。其後魏王出判明州。尤昵近之。旣而入奏。與之求貼職。上批答云。朕於吾子無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旣非親歷。雖聖賢有

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指揮閣門。令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禮貌之意也。

上一日與宰執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爲清白之傳。且其下尙有三弟。若皆作郡。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丞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略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

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羣詣臺諫宅陳詞。臺諫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臨安府。將爲首作鬧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頗回護之。上怒云。設使鄭丙容私。自當訟之朝廷。安可無禮如此。若不得爲首人。王佐亦當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鬧士人。

府學生員丁如植爲首。其次許斗權羅彙。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嘗秋旱。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更與禮官等考訂之。

淳熙九年。明堂大禮。以曾覲爲鹵簿使。李彥穎頓遞使。習儀之際。曾以李爲參預。漫爾遜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當者久之。在列。悉以顧忌。皆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禮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宰執也。觀瞻所繫。開府之遜良是。徑揖李以前。時曾方有盛眷。翌日。入懇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卽日批出。李彥穎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頓遞使。禮直官某人特轉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致酒餽爲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旣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旣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

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

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喪百日後。尙食進素饍。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尙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卽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亟過宮力解之。乃出吳差戶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爲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

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鬻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鼈。僅可燂狐兔。朱氏晦庵詩云。誰然丹黃燄。爨此玉池水。蓋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

段干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敍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按史記聃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爲姓。故木與

用繙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爲魏將有功。封於段干。若如史遷葛洪之言。則段干木之賢。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表答用先世語

文正范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蜜章密章

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卽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謚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蹠書密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論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

能爲也。東坡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長驅東嚮。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穎濱論曰。劉備棄荊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是其器不足尙也。其說蓋用陳壽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少哉。

詩用史論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燭髀。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

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全用荆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尙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矣。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水。冷卻

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尙無人。世團鬪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舜選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羽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當試曉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漢租最輕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考在昔。獨兩漢爲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

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權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元元。康二。初元元。鴻嘉四)初郡無稅。(食貨志)行軍勞苦者給復。(高二年)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初元元年)又至於卽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五年。永始四。天漢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資不滿三萬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卻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里學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庇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庇。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庇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斲大爲小。略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兩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見。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勅。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卽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爲將作監。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請輟將作鎮庫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引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爲晉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興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賊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煅煉成罪。常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

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冤。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旣知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御使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致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旣入室。亟探橐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具以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棺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歛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記。得之枯醫吳嗣英。甚詳。夷堅志亦爲所罔。以爲眞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

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見。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擎開白白雲。喻大驚異。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嫗持牒立道左。命取視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卽好諭曰。事不可行也。嫗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兼學士。嚮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廟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

之不復賜坐。自是眷顧頗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卽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之。君臣之際難哉。

張定叟失出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尙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旣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旣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賕。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旣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

哉獄之難明也

○ 放翁鍾情前室

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餼。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澗蛟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闕壁間。偶復一到。而

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檉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齊東野語卷之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虜婁室破陝州。李彥仙死之。旣而與其副撒離歇及黑峯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來犯。又爲端所敗。旣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繫虜爲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庶與

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爲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朮聞變。自京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十七萬。會戰於耀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爲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渥、環慶經略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

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會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爲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蘭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爲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尚原。而虜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州。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故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爲潰兵所破矣。

旣而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爲端訴冤者。浚益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秦州獄。時人莫不冤之。軍情於是愈沮矣。紹興元年。

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既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餘。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怒怨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淮西之變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爲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尙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尙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卽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搗。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任意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

銜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社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廳事。聞有大聲如髀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拍案歎曰。龐涓死此樹下。卽時亂作。遂縛呂社。及中軍統制張景鈴。轄喬仲福。劉永衡。前知廬州趙康直。攝知廬州趙不羣。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至淮岸。遂殺社及康直。釋不羣使還。浚乃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交章論列。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之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酈瓊以此懷

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參政張守期爲力求未減，都官郎官趙令裕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職。旣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趙鼎力掙解之，改祕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爲出言官於外。

退朝錄曰：紹興二十年，浚復上疏論邊事。高宗謂湯丞相云：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於是復有永州之命。

揮塵錄云：淮西軍叛後，馮楫啓上曰：如張浚者，當再以戎機付之。庶收後效。高宗正色曰：朕寧至覆國，不用此人矣。遂終高宗朝不復再用。

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旣入

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旣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

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衄於順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疑之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隕。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

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虜庭。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虜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

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讎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幣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讎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

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璧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時符離府軍中尙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

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縑棗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鬪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間，忽報金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并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錯。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

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既而置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爲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召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罷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爲不可。湯思退乃自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紕。既而金紇石烈志寧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璧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衆直抵符離。帥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衆潰去。計其得喪。孰多孰少。若以符離之役。尙爲兵少致敗。則請空國之衆。以迎我師。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爲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

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爲。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公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

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反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閒談云。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紀等。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不可盡信。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史。傳之千萬世。

可乎。

齊東野語卷之二終

齊東野語 卷二

齊東野語卷之三

紹熙內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園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憲李后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爲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遂得心疾，歸臥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輒輿徑至帷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旣寤，小黃門奏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懌，自是喜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遂趨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理？」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

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先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閣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各還第。國史趙汝愚傳云。孝宗令嗣秀王傳意令宰執復入。非實。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寺集議。百司皂隸造謗譌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過改之一書。至有生靈塗炭。社稷邱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臥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識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

天下鎮靜浮言。而縉紳學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負謗。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壽皇崩於重華殿本宮。提舉關禮等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騏。同知余端禮。力請過宮。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等嘗請過宮。以笏攔光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使請陛下升輦。已而無它。至是亦以爲妄。不復信。十三日。壽皇大殮。車駕不至。無與成服。人情憂懼。留正等遂奏請憲聖代行祭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反數四。始得太皇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相百官就重華宮成服。正等遂成服。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日。如李詳等搬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連疏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以爲初止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邪。會次日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爲不祥。先是正嘗從善軌革者。問

命有兔伏草雞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吾酉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爲山陵，按行使臨欲渡江，因別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掾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聞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尚書說亦不妨。彥逾曰：既有此御筆，何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尚恐上怒，此事誰敢擔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彥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禪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官曆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卽位，卽是好日。兼官曆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與殿帥郭杲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體仁諭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彥逾曰：某嘗有德於杲，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瀕洞，太尉知否？杲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

在太尉。杲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宮者。始擬吳琚。琚。憲聖姪也。琚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吳環。環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閣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聖女姪。最爲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尹遂許爲奏知。次日未報。侂胄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值憲聖感風不出。侂胄益窘。立殿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邀問之。侂胄不敢言。因指天爲誓。侂胄遂具述其事。禮曰。卽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憂耳。憲聖蹙額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驚曰。事將奈何。禮曰。

今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玘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胄侂胄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騏余端禮及郭杲并步帥閻仲關禮使其姻黨閣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諭宮僚彭龜年等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禪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頃之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至簾前面付之

汝愚卽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關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冑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卽皇帝位。關禮張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尙得爲孝乎。衆扶上披黃袍。上猶卻立。衆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杲。閣仲同韓侂冑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禫祭禮。禮畢。御史臺閣門集百官禁衛立班起居。翌日。侂冑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侂冑對曰。嗣皇帝。光宗瞪視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駟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方自內付璽與之。四朝聞見錄云。寧宗次日謁光宗。慈懿方自臥內取璽與之。按御璽重寶。安得卽位後方取。

兼璽玉各有職掌。安得置之臥內。恐非實。先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嘯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爲壽皇發喪爲亂。前一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棄國之罪。遂遷叔椿爲吏部侍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爲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及孝宗將攢汝愚建議欲卜山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許侂胄以事成日授節鉞。彥逾執政。旣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杲節度使。彥逾爲端明殿學士。出爲四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係防禦使知閤門事。至是僅遷一級。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蒙成耳。今旣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吾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胄。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爲熹等像。赧冠大袖。講

說性理爲戲於禁中。熹與龜年等屢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患之有？旣而熹進對，面陳侂胄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熹宮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還上，繼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竊弄威權，爲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留之，旣而龜年與郡侂胄勢由是益張，會彥逾帥蜀，陛辭日，盡疏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爲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閣劉攽謂侂胄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爲侍御史，侂胄知其欲擊已，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於是以前御筆除大理簿劉德秀爲御史，楊大法爲殿院，又罷吳獵，以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韓黨矣。先是汝愚嘗云：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陞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

誼語人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答有親爲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大學生上書乞尊汝愚爲伯父。周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旣而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謫。未幾。何澹胡紘疏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且言與徐誼輩造謀。欲衛送太上過越爲紹熙皇帝等事。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敖陶孫題詩於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翥汪義端交論僞學。而劉三傑以僞黨爲逆黨。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僞學。而直省吏蔡璉告汝愚定策時異謀。賓客所言凡七十紙。欲逮彭龜年。會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

既而侂胄遷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肇開兵端身殞國危在侂胄固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誅韓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侂胄爲平章軍國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爲太師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太學生王夢龍爲后兄次山客監雜賣場趙汝讜與王夢龍爲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侂胄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游饑懼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會鄧友龍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而從之開禧元年四月以李義爲鎮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見責遂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計七月侂胄爲

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閣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
冑頃爲鈐轄，日嘗以爲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
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二年，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程
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虜使趙之傑完顏
良弼來賀正旦，倨慢無禮，於是以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復泗州，又
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保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
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
邁以往，李昉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敗事者，更易諸關，以邱嵩爲兩淮宣撫使，分
諸將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旣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
外四州之地於金人，遂封爲蜀王，至此侂冑始覺爲師旦等所誤，遂罷師旦，除名，送
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犒軍費，斬郭倬於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
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真州，以援兩淮，邱嵩

以簽書開督府。既而圍襄陽。犯廬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階成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邱密罷。以樞密張岩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復階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覲物。擅作大臣饋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再遣監登聞鼓院王柟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曦入奏。言侂胄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爲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尙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璧。前一日。彌遠

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鑑，鑑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鑑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喏於道旁者，問爲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有旨，吾何爲不知，必僞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搥殺之。是夕之事，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候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

既而侂冑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侂冑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冑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宮省事祕。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侂冑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徒。斷夏震爲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賓州。陳自強雷州。郭倪郭僕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壁張巖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掄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爲右相。衛涇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殛事牒報對境三省。以咨目遍遣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時王柁以出使在金虜帳。一日。金人呼柁。問韓太師何如人。柁因盛稱其忠賢威略。虜

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柁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爲脫身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柁首爲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間亦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書鑰。倪兵書思皆以爲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爲之地者。蓋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於衆中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爲之地者。指章也。（葉清逸聞見錄云。良能首建議函首。王介以爲不可。此非是實。）於是遣臨安府副將尹明。斲柁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諭諸路宣撫。制置等以函首事。遂命許弈爲通謝使。王柁竟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時金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吳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

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惜哉。且柁侂胄所遣。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柁也。至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媿。此媿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尙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柁道。莫遣當年寇準知。亦可見一時公論也。明年。閣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韓也。和議旣成。乃盡復秦檜官爵。以其嘗主和故耳。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請斬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柁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間。關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爲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卻議之。

蓋可見也。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爲主和之失。及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爲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冑習聞其說，且值金虜寢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僇，宜也。身隕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彘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寶，亦皆不得志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當泰禧間，大父爲棘卿，外大父爲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齊東野語卷之三終

齊東野語卷之四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攷覽。蓋殷以前。尙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頡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助。卞莊爲卞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

爲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白絹。隋文帝父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唐世宗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韓擒虎爲韓擒。高祖諱淵。以趙文淵爲趙文深。凡淵字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烝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懷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脅從罔理。韓元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亶改仁愿。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晉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

明以薯蕷爲薯及山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改爲欒州。韋純改名貫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謙。崔純亮改名行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敬宗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謙改名損。穆謙改名仁裕。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牆。晉高祖諱敬。塘析敬字爲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復析爲文爲苟。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謙是也。改爲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

吳太子諱和。以和興爲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爲恆農。韋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章

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爲崇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

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武后諱嬰（音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富陽。靳春爲靳陽。此避后諱也。

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章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獻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

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祜爲荊州州人。呼戶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

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鶩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書祀元封詔書有啓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羣邦。皆不避高祖諱。

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韓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顛曰。顯

映班序。柳文樂曲曰。羲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卽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邇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謂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車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諱嫌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云)蓋當時避諱。改爲其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

曰之也。本朝眞宗諱恆。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鄮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茲。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鈇。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夫自避家諱也。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齋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

范曄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竇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遷吏部尙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爲太子少傅。呂渭劾之。本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

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縝、家諱保樞，皆爲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此則朝廷爲臣下避家諱也。元稹以陽城驛與楊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駟，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荆人愛羊祜，戶曹改爲詞，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郢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歛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幾，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康王名釗，生子瑒，是爲昭

王宋明帝名彧。其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

若桓玄呼父溫曰清。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朱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己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書名而不姓。皆諛之者過耳。又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皐。高鏐爲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鏐曰。伊父諱皐。而某下試。就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尙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龜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尙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

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怵。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績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鸞擬以女嫁之。令改其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趨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昂卽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卽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卽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保其姓名。

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咎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閩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爲万。旣而又爲邱山甫端明屬。邱名岳。於是復改名爲巨山。遂指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爭體統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爲湖廣總領。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釋騷。市民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

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厓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曝日

袁安臥負暄。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檐。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云。負暄近牆壁。又西閣曝日云。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欵頰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樂天負日詩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此皆深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真

若可持獻者。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余嘗於南潞作小日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舍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王立之亦嘗名日窗爲大裘軒。謝無逸爲賦詩曰。小人拙生事。三冬臥無帳。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氣暢。薰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釀。此法祕勿傳。不易車百輛。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纊。陶隱居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爲賦詩。攻媿次之云。處世難獨醒。時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復供酒事。謫居幸三適。得此更慚愧。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曲

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寄溫。難語純綿麗。洪駒父亦有大裘軒詩。

經驗方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證。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醃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垂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卽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瘥。其後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有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

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淨一器。塵冪其上。投膽一粒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

粉些少時以銅筋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辛酉夏。余足瘍發於外。臙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於行。凡敷糝膏。濯之劑。嘗試略遍。痛癢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蹒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鹽水滌瘡口。渴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其後莫子山傳治痢杜僧丸。亦止是一膏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用事切當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

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楊府水渠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

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既而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謂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潘庭堅王實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臞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鄉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

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昉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紹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昉。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旣而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懼。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死。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

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齊東野語卷之四終

齊東野語卷之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尙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燮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則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圉。鄭穆公之子圉。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

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圈稱所撰。蓋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圈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角通用。故樂書作觥。鄭康成於禮書角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涪嘗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唐。以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角頭寨。卽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蔡氏註云。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僇。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僇曰。臣聞刀下用乃權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角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角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作文自出機杼難

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之。繼來爲守。則亭已頽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爲之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類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而爲賦。且自序云。或請爲記。答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爲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爲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荆湖關。遂與孟珙合。韃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開闢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

八日渡壽州。二十一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爲固。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蟲蠅撲面。杳無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尙堅。單州出戍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暴橫。毫人怨之。前日降。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過魏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東京二十里。劄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六七百人。荆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集。而潁川路鈐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師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

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義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共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廬州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領軍以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戴應龍回汴趣糧。且與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爲不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陰。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是晚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爲北兵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牟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

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飢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諸將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遂遣步軍兩項往劫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團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爲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吉下歸順人楚珩者獻策曰。若投東面。則正值北軍大隊無睢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膀。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砦柵。轉鬪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蕨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迪死焉。敏子前所遺客戴應龍自汴趣糧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軼之耗。遂馳而還。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帥參劉子澄。則以爲無益。抵暮下令促裝。翌日昧爽起發。衆皆以爲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爲班師焉。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

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合。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軍幕府日記。頗爲詳確。近于忠信。嘗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端平襄州本末

趙忠肅公方開闢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爲荆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其紹世勳。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又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將應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

遂閉城率衆射死僉於涼轎中。凡回易錢物之在司者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卽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襄倖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鑄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爲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旻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卽李藏器之軍留黃陂上者。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旻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末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爲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二十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

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倭蓋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卽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二十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子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日飲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偕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趙出城迓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酬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卽宣言欲剿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嫖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趙之

姪。寔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晏王福楊茂李伯淵黃國弼夏全於府治大醉。極歡達旦而罷。二十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爲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許救援。至二十三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晏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髮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爲叛軍焚殺。二十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民居。尤酷。趙帥於是先焚其父威惠廟。遂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戍荊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窰。爲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杵械。懸梯。

而下以準。遣胡狝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遝。宴飲。趙怒。以爲僚屬置宴。略不避忌。命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鑰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擊云。

趙氏靈壁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璧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峯巍然。嶮峭秀潤。南仲立馬旁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卽退。纔食頃。數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爲神。扣所從來。

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未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爲之一笑。

南園香山

事有一時傳譌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卽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尙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槁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尙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錢若水事相類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嬾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

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邵氏聞見錄）又若水謁華山陳搏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明道雜誌）又若水謁陳希夷曰。子神清氣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閣道者決之。乃以爲不然。（畫墁錄）又法雲佛國禪師惟白。傳康節易學甚精熟。未嘗語人。元符辛巳。鄭達夫以大宗丞召佛國。卽招達夫飲。併約妙應大師伯華同席。顧妙應曰。如何。妙應曰。決作決作。佛國乃語達夫曰。君異日必爲相。直待蔡元長。張天覺顛沛之後。卽爰立矣。已而果然。（鑑堂遺事）已上數說皆同而微異。豈卽一事演而爲數說乎。大抵近世雜說。率多勦入。不可盡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坡翁爲劉壯輿

作是是堂詩云。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誦。是是近乎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麕。違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弑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麕。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爲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麕。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至。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

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真高第。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喬文惠晚景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趙伯美

趙嘉慶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褊躁。故所至與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吳蒙明發知建昌軍。至則撫勞勦除。漸致安靖。朝廷獎勞之。未幾以病

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伯美在後省。遂繳寢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復繳其祠。且謂前奏稽遲。是必賊蒙使其兄司農丞革坐局行賕。遏截御筆之所致。以區區支學。瑣瑣下流。輒敢倚同氣。以置局於輦下。植死黨而爲阱於國中。乞收回玉局之命。併從尙書省劄下吳革。責戒勵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上。狗欲欺君。如或不悛。重寘典憲。省劄既下。吳農丞辨析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廕。旣被繳駁。聖恩寬大。遂畀祠廩。或予或奪。惟上所命。且革濫綴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廡。何謂置局。何謂行賕。況弟蒙始於請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事營求。蓋弟蒙之取怒嘉慶者。祇緣丁未歲同官京推。以女求壻。屢請不諧。遂成讐隙。求旣江僚屬之薦舉。則有書。求旣江公庫之文籍。則有目。厚貌深情。機穽莫測。況於革尤爲無辜。且所謂責勵狀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仰惟國家待士以禮。三百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白。但乞將革罷斥。遠跡讐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知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證。且謂繳蔡榮疏內。謂榮與革結爲死黨。滋

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後二年伯美爲湖南憲。牟（濬）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牴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稽。復疑爲叔清鄉相謝瀆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謝相大不能堪。遂於榻前奏陳。將承受蘇鏞斷遣。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刑趙嘉慶。昨於奏狀稱。已按知衡州牟濬。久而未下。謂是相府遏奏。尋令臨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進銀臺司等人根究。俱稱卽不曾有奏投進。所有牟濬。卽是外臺。已按雖是未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牟濬與祠。隨有御筆云。趙嘉慶劾牟濬。初無奏牘。輒誣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詆。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且不顧廉恥。行賂賂吏。尙氣節者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巖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鐫一秩罷任。以爲翼虛駕僞。虧國體壞綱紀者之戒。明年謝罷相。董榘堂槐繼之。嘉慶爲大蓬供職。後復有申省狀云。重念嘉慶。重遭誣罔。沮於威勢。不容分疏。但誣奏傳播萬里。而元來按發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蘇鏞。久已叛去。忽得其狀。具述前相之子。使其僕任康祖誘脅。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發以前。牟濬自知。

在郡酷虐有罪。懼爲民訴。先已馳告謝修。修遂令任康祖誘脅蘇鏞。遇有嘉慶章奏。預先袖呈相府。先奏實被謝修分付。以水溼打回。第二奏旣到。謝修自知敗露。卻將蘇鏞送獄。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方。得旨與改正理。選月日是歲冬。察官朱應元劾伯美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贓錢。不問虛實之有無。但責郡吏之代納。兜攬民訟。交通關節。爲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出。

二蘇議禮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摭二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爲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穎濱乃據周禮爲說。謂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祭。以至於今焉。

齊東野語卷之五終

齊東野語卷之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容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摧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褙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考正。具列於後。嘉興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出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僉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襪

青綠篋文錦裏

大黃牙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暉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軸（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內中上等並降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錦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暉

白玉軸（上用簪頂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并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鵲錦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蜀紙暉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暉卷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罽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內長篇不用邊道衣古厚紙

不揭不背）

用毬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襪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褙

蠲紙褙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
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褙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鵠錦褙

紫駝尼裏

楷光紙褙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

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罨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襪

白鸞綾引首

夾背罨紙罨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罨紙罨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定驗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册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襪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

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襪

青絲篋文錦裏（次等用碧鸞綾裏）

白大鸞綾引首

高麗紙障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襪

碧鸞綾託襪（全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

或瑪瑙軸（內下等并膽本用皂襪雜色軸） 蜀紙罽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襪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白玉軸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陳子常承受）

樗蒲錦襍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襍除打撒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襍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襪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襪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襪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真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並御書面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裝禱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

古分揀付曹助宋貺張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

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

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元樣將本臨摹進呈訖

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 劉娘子位並馬興祖瞻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助等定驗別行譔名

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闊六分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闊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闌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褫背唐名士多闌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卽今背匠也本朝祕府謂之裝界卽此事蓋古今所尙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頤。卽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爲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鎮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罷之嫌。亦

一時不深考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引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旣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旣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朞。又昭昭然矣。稱謂旣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

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爲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是皆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益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爲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彘弁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膽藁。爲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中孚（名惟信。號菊潭）客吳。

能詩善絕句。糜極稱之。以爲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瞻。誤矣。

○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

卿朱從道時爲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漢擊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惛惛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懌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予既去徐醫以爲有療以金虎碧霞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寒中洞泄氣脫內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

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子同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子在汶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鄆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繼事向子豐。居於雲。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卽請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囊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遠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璧州。龍五十見

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網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海汝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斤。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叩關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闕肆罵。時趙京尹與憲委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苜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

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寒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古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世事如絲蔴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得邪淳祐寢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失脚奇禍遭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挪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

自任。且欲收舉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關。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炆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齊東野語卷之六終

齊東野語卷之七

○ 鷓夷子見黜

吳江三高亭。祠鷓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卻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邱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卻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旣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鷓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鷓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鷓夷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子於

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尙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盪食。旣還，婢擎金藻盆盛水，瑠璃盃盛深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恣而後倨邪。乾棗深豆，亦何至誤食。

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狼狽之狀。始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之誤。直詐耳。王荆公誤食魚餌。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大慝。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貢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飛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放之。遂作撻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偃仄人肘膊。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溼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禱祭於北關外。而大帥之

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傳會爲吉識。夷考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於姑孰。百僚陪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祠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孝昭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柱。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竟爲執旗卒盜竄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卽旗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爲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沈於水。衆咸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

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冕，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霽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卽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彘，卽著萍洲可談者，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嘗。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園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疇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疇。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橫。簸弄天綱。外閫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眞足動搖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爲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爲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

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內呼營妓數輩入內祇應。樓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爲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狼懷之性善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爲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臯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案少監余作賓后戚。

謝奕懋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司董宋臣及內司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尙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爲之抑鬱大宗承趙崇蟠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闈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池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論其不復言宦官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嘒嘒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旣而

三學亦皆有書。常承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涕而告。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閣所畏者。誰歟。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爲爭田伐木。皆王櫛舊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誣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爲宰相者。必將共宦。

寺結爲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疇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旣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嚙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旣不能勝。二孺乃簧譖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罔聖聽。況臺吏之家資極富。若使簿錄其家。儘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汚君疇。賴上察其姦而

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蠶除副端去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豺問狸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豈怒其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賊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爲內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內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爲方叔私人矣。洵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喉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旨亦

有聽讀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疇爲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卽位。首除爲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昇職出帥閩焉。公在閩。閩日嘗書桃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蓋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爲子姪親友所誤。萃先帝宸翰爲巨帙。曰寶奎錄。侑以自製丹砂金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爲有意媒進。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常簿章。塔江州倅李鉅。客匠簿呂圻。至欲謫之遠外。禍且不測。荆閩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書緘往來。必稱恩府。而自書爲門下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歎曰。鶴旣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

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敘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慚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濤。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鍤斧。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剗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己。率其子樞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安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寤。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也。亟往求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揮。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鬪而死。璞止從夏楚。樞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廂。忽覩駱老在廂。云近

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檐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旣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勿恐。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暝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旣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校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

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諱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魯第行）安得在此。爲所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爲先。繼絕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尙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翬仲。乾淳間從官）復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己姓名

下其字如蟻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爲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洲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暖。口尙動。未就斂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四無異辭。乃訊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所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齟齬。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尙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父立。復詢顛末書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已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徭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皤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王宣子討賊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
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
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
覩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
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
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鑿鑿出。宣子得
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尙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
三萬卷。貂蟬當復作鑿鑿。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
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
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
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之七終

齊東野語卷之八

張魏公二事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士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也。卽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旣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旣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庸峭

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款從容。因扣逋峭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爲謝云。自知伯起雖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集韻曰。庸廩。屋不平也。庸奔。模反。廩。同都反。今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峭。雖轉庸爲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

不犯其所甚惡。未有所不得其所斬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踣於危。僅行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士子訴試

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會中選否。曰。正爲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尙敢訴耶。叱而出之。

趙德莊誨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

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攜以渡江，遂傳於世。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

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旣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漢玉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慥奇卜

紹興末。有韓慥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談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卻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卻是

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尙書。适達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癸未諒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儻變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閱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暘曰。或多以酒麵等發之。非也。或以

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劍南剛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下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怪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祕。惜之。及代歸。方以見。其法用狗蠅七枚（狗身上能飛者）搗細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旣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卽瓜萸根）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曹西士上竿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常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

有色盜脅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團合盛此兒。藉以文襖。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皮間黑合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憇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改秩。

作邑啓事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茹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按唐成玄英有南華真經疏。毛本張本作鄭玄誤）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也。鍔曰。通謂芸薑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纓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牛羊豕具爲一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不必變服。齋必變食。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庵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壁

季章、稟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省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園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愧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爲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爲不然。熙寧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爲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其後無戚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爲己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識

鄭丞相清之。在大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卯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頰字可用。遂用爲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玉帶圍頰。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尙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識。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爲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畫。陳子爽愷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聞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曙樣爲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曆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

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攷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爲非。三公亦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經略。招討使判永興軍。旣而執中爲同都部署。經略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知軍。竦執中旣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爲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調綠腰。白樂天詩集自註云。卽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呂調。又不與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爾。

香炬錦茵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遣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旣成。恐不嘉。試薰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絕合離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翁爲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旣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爲怪也。其後父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爲雖有讎隙。旣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問楊罪旣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旣失之矣。若楊婦盡禮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讎。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爲婚。旣不成婚。卽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爲義絕。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撰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爲之答曰新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爲道地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所薦以上旣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

幾召試。故時學士院發策。率先示大略。試者得爲之備。趙乃以諭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造請求問目。子充不答。及對策。殊略。克大以爲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無美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復來矣。有好事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乃與偕走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沈吟久之。頻自搖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選。今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卻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旣而程泰之大昌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爲秦會之客。第三人及第。秦與謀代。余因薦鄭。秦亦悅其辯。設醴有加。鄭無以頌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舊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爲中司。特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

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齏麵。人已盈坐。主人橫一卓溝上使坐。王憂懼不能舉筯。秦兼盡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卽召用之。二年同爲執政。是歲復亨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詩祠祖述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覓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

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問賀其成事。則又曰。尙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齊東野語卷之八終

齊東野語卷之九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

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奈我何。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於君。田恆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旣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達貧富貴賤。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

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父執之禮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然則答拜乃疏之耳。至國朝東都時。此禮猶在。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與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

拜之。此事或傳李稷爲許將。熙寧初。呂晦叔諸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與否。既見。敍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旣出。深歎前輩不可及。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嵩起於農師爲父執。一日來訪。延之堂奧。具冠裳拜之。旣而岑作手簡來謝云。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掛客。古人以爲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顧不美於前人乎。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始就坐。蓋當時風俗尙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異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時猶見親舊通家。初見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後請謁。此禮今亦不復見矣。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時金國多盜。道梗難行。財本寔耗。遂投充漣水尉司弓卒。因結羣不逞爲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

財黨與日盛。莫敢誰何。號爲李三統轄。後復還淄業屠。嘗就河洗刷牛馬。於游土中。蹴得鐵鎗桿。長七八尺。於是就上打成鎗頭。重可四十五斤。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爲衆推服。因呼爲李鐵鎗。遂挾其徒橫行淄青間。出沒抄掠。淄青界內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鞞爲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強勇。一堡所服。亦嘗爲盜於山東。聚衆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後稱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載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爲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與你爲妻。全遂與酣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慚。適其處有叢篠。全令二壯士執鈎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楊逐之。伏者出。以刀鈎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衆備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青州。自是名聞南北。時金人方困於敵。張介又從而招之。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間。金人愈窮蹙。全因南附。乃與石珪沈鐸輩結黨以來。知楚州。應之純遂納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

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於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張林出降。遂併獻濟莒滄濱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縣。降頭目千人。戰馬千五百匹。中勇軍十五萬人。聞於朝。遂以全爲左武衛大將軍。廣州觀察使。京東忠義軍都統制。馬步軍副總管。特賜銀絹緡錢等。先是賈涉知鹽城縣。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報。涉廉知信孺陰遣梁昭祖航海致餽以結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於朝。方由是罷。涉召入爲大理司直。未幾知楚州。時忠義軍頭目李先拳勇有膽氣。且併領石珪沈鐸之軍。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涉遂以李先反側聞於朝。於是召先赴密院審察。甫至都門。殿帥馮樹宴之三茅觀。後小寨命勇士扑殺之。於是全愈無忌憚矣。先旣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請石珪爲帥於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萬人以往。全憚珪不敢動。制司無策。遂分其軍爲五。乃呼裴淵赴山陽稟議。責以專擅。招珪令密圖之。以功贖罪。會韃兵至漣水。珪亦自疑。遂殺淵以歸韃。先是權尙書胡榘嘗言全

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獲捷於曹家莊。擒金人僞駙馬。乃作濠梁凱歌以諛之云。春殘天氣何佳哉。捷書夜自濠梁來。將軍生擒僞駙馬。虜兵十萬冰山摧。何物輕猥挑胡羯。萬里烟塵暗邊徼。邊臣玩寇不卻攘。三月淮堧驚喋血。廟謨密遣山東兵。李將軍者推忠精。鐵鎗匹馬首破陣。暗鳴叱咤風雲生。摧殺羣妖天與力。虜醜成擒不容逸。失聲走透虜鼓搥。猶截騰驤三百匹。防圍健使催賜金。曹家莊畔殺胡林。遊魂欲反定懸膽。將軍豈知關塞深。君不見往日蘄王邀兀朮。圍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將軍縱狂逸。豈知李侯心膽寬。捕縛獅子纔須臾。金牛走敵猛將有。沔州斬賊儒生無。宗社威靈人制勝。養銳圖全勿輕進。會須入汴縛酆王。笳鼓歸來取金印。旣而涉以病歸。遂以鄭損繼之。損與涉素不相成。幕中諸客懼損修怨。乃嗾李全申請。乞差真德秀陳韓梁丙知楚州。於是朝廷遂改損爲四川制置。乃以知閤門事許國用徐本中例。換授朝議大夫。再轉爲太府少卿。知楚州。國自是歉然。懼儕輩輕己。開闢之初。命管軍已下。皆執朝參之禮。時全已爲保寧軍節度使。前闢皆與

抗禮。至是幕府宋恭苟夢玉等懼變。遂調停約。全拜於庭下。國答拜於堂上。議已定。及庭參。國乃傲然坐而受之。全大慚憤。竟還青州。至冬。國大閱兩淮軍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場犒軍。實求釁耳。幕府復調停力止。及淮西軍回。人僅得交子五貫。乃盡以弓刀售之李軍。而淮西軍亦怨矣。未幾。全將劉慶福自青來。謀以丁祭之夕作亂。以謀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顯爲詞。指摘北軍。慶福亦大書一榜。揭於其右。語殊不遜。次日。慶福開宴於萬柳亭。游幕諸客及青州倅姚狝在焉。酒行方酣。忽報全至海州。促慶福北還。時國方納謁。北軍徑自南門入。直趨制府。強勇軍方解甲。望見北軍皆棄去。遂排大門而入。帳前親兵欲禦之。國乃大呼曰。此輩不過欲多得錢絹耳。方行喝犒。聞北軍大喊。登城張旗幟。火已四起。飛矢如雨。國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北軍劫掠府庫。焚燬殆盡。國在楚臺。久之。使令姚狝求和。狝遂縋城而出。以直繫書青州姚通判。以長竿揭之馬前。往見李姑姑。李遜謝不能統轄諸軍。以致生變。姚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報。則國已逝矣。次日。北

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與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數十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問也。遂進全爲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軍變之先一日。苟夢玉已知其謀。亟告於國。國不以爲然。至是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之。而夢玉已歸滌。乃命數十騎邀於路而殺之。制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無狀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驕。旣而還青州。或傳爲金人所擒。或以爲已死。劉琯乘時自詭以驅除餘黨。史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琯爲代。琯卽以盱眙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蹄。琯怒。遂斬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琯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琯爲解免之。至是琯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有過劫掠居民。琯乃捕爲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劄忠義都統權司張忠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

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次焚告敕寶貨於庭。然後自盡。制司聞變。遂戒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搬移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攘取之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之。有黑旗一對。僅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潛易衣裝與夏軍混雜。南軍欲注矢揮刃。則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害軍民。瑋遂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飯。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爲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惑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瑋屢遣人招夏議事。竟不至。乃以十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瑋出大西門。星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余元虞沈宣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爲時青令暉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旣至盱眙。范成張惠閉門拒之。且就軍中殺其母妻。

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劉瑋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爲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翀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國安用爲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卽遣人請姚翀議事。翀不獲已而往。則大廳已設四果卓。餘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臥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覘福榻有劍出。稍心動。亟出。福急揮劍中其腦。旣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否。福隱身門左。俟其入。卽揮劍。又仆之。福遂攜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誅戮。乃聞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券求釐。遂召北軍入城。官民死者甚衆。姚翀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鬪。各主剿除。分屯之說。久之不決。旣而盱眙守彭惟。乃遣張惠范。成入淮安。說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戮。而姑姑則易服往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說已定。而江關所遣趙灑。夫勦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爲

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盱眙。彭忬宴之。方大合樂。忽報軍變。始知張范已獻盱眙於北矣。彭忬遂爲所擒。旣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稟議嫚書至。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它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閩乃遣申生結全帳下謀殺之事。覺全囚申生。以其事上於朝。蓋全時已有叛志矣。會鹽城陳遇謀於東海。截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愈怒。遂興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揚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會諸路兵誅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爲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爲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閑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還。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

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嘗自斷一指。以示不復南歸。）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北軍悉遁。制府露布聞於朝。遂乘勝復秦之鹽城。後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空城而去矣。其雖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闢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祝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壇云。（劉子澄嘗著淮東補史。紀載甚詳。然余所聞於當時諸公。或削書所未有者。因摭其概於此。以補劉氏之闕文云。）

○王公袞復讎

王宣子尚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發。時宣子爲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爲。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鯨。隸他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爲給事。張孝祥安國兼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

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凡爲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旣葬而暴其骨。是僂尸也。父母之讎。孰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爲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尙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之義。復讎。公袞起儒生。厓嬴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袞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塚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爲惡必侈於前。公袞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

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袞於乾道間爲勅令所刪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袞爲人擢甚。王龜齡嘗贈詩。有云。貌若虺羸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雲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常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闈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

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輦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戢羣盜甚嚴。都城肅然。旣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下。置臥內。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爲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爲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配鹽幽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鼓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鼓也。言取鼓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

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蕪夷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蕪麴鹽豉千荅。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筭。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疽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凡菜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後市街老祝爲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脈口。卽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法中。正當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嘗試一二小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餘半月而瘡遂平。凡服三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廬所載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茸附醫漏痔疾。皆此類也。蓋癰疽皆有陰陽證。要當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脈。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禍福報應之說。多傳會傳訛。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陳周士造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爲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與憲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適顧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爲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乃窘撫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賊濫過惡。時趙守吳。卽日遣逮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殞。吁。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爲崇王。謚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爲澧王。師垂師高皆先卒。師禹嗣。是爲和王。

師臯又卒。師崑寶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爲永王。師彌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二十一年而後薨。是爲潤王。次師貢。先薨。曾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薨。是爲臨海郡王。其次與崑先卒。是歲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入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之九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尙左。北人尙右。或問孰爲是。因考其說於此。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尙右。右陰也。吉尙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河上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畔。士虞禮。凶事載左畔。吉祭載右畔。從地道。尊右。凶事載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尙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尙左。疏云。軍將尊尙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車而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尙右。其餘將軍。亦尙左而已。按古人。主當阼。以右爲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爲主位。而

貴不敢當。則以左爲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尙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爲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考張平子賦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爲助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爲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漢制尙右。詳見班史。）

史記多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卽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

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文意相類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閭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歛然車蓋。凝矚未瞬。瀾漫靈鬣。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爇空。萬夫皆廢。雷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張文

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旣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旣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

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卽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長蘆僧事與章獻玉泉事絕相類）

脫靴返棹二圖贊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系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摺摭其在都日餽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贓。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

兮神肅孤鸞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夔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纒同。音山爾反。卽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穀綬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

卽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詠。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陸沉於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闕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爲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多蚊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嚙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蝨。豹脚尤毒。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盒貯豹脚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聞京師獨馬行街無蚊。人以爲井市燈火之盛故也。吳興獨江子匯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爲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匯。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污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蝨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煙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嚙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卽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冰一解。如雲如煙。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

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爲所斃。按爾雅鷦鷯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每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青鷗而嘴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鷦。然以其羽爲扇。卻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蠹爲蟣。子分爲蠹。兔嚙爲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子分汚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沈。久則蛻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昏。志其出時也。又爲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蝻。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螢也。羞白鳥。謂螢。以蚊爲糧。然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萃數說。戲爲吾鄉解嘲。(子俱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俞且軒侍郎善墨戲竹石蓋源流射澤而自成一家逮今爲人寶重然人知其能畫而不知其爲人因書其概於此侍郎名澂字子清用伯祖閣學俟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談簡約樂易無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爲福建檢法陳應澂丞相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欲投諸海澂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爲區別戮者黥者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京判爲刑部郎日有鄉豪素以俠稱爲時所畏殺人誘罪其奴獄上駁之請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壯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爲豪擠去又常德有舟梢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寧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澂奏援太祖朝戮范義超故事以爲殺人於異代旣更開國大霈猶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尙多後權刑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俞氏自退翁起家七十而納祿者至澂凡五人皆享

高年有園池琴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葉如黍米。石亦奇潤。自成一家。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閣學俟所爲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自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讐。臙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唐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緩傳杯。催喚紅妝。煥縮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沈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着前歡。佯不采。颺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真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

都廂

劉安別傳云。安旣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應斥。八公爲安謝過。乃赦之。

謫守都廁三年。半山詩云：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然則都廁者，得非今世俗所謂都坑乎？然廁字亦有數義。說文云：圊，廁也。閫，廁也。莊子：庚桑楚適其偃，註云：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議禮既夕禮，甸人築冷坎，隸人湲廁塞廁，萬石君傳：建爲郎中，每五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膾身自澣洗。孟康註曰：廁行清，膾行中受糞函也。他如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心動，執豫讓。高祖如廁，心動，見柏人，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賈姬如廁，逢堯陶，侃如廁，見朱有。劉實、王敦並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和、季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文類甚多，皆爲溷廁之廁無疑。而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見之。音訓則謂牀邊爲廁。張敞傳：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廁，服虔註曰：廁，側臨水。韋昭則曰：高岸狹水爲廁。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攷著於此云。

王元敬大卿似強直自遂。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爲人莫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學。亦嘗增註唐書。因攜以求正焉。王讀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儲君也。當以弑書。豈得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擲還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日以殺舜爲事。今卿弑兄之字出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爲答。是知文字未可以輕訾議也。

黃子由夫人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彛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烏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鏤石。分送朝行。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烏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

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弈者鄭日新通。鄭越人。世號越童。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惇處。獨任一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繫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盧白矜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予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

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知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吳郡王冷泉畫贊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屨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畫今藏

其曾孫潔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蠶紙者。亦以蠶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隋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鍛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楫上古今字帖。其中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疊。卽名蟠紙。故字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盧同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邪。

談重薄命

吳興人談重元鼎。少領鄉薦。不第。晚就南廊。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談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備對。

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爲考官得談卷甚喜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脫助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旣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談之名適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歸一文學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

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笳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笳。遂補教坊都管。間憶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眞王真人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常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憇。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臚。(音賦)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臚不解。意有物出示。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眞。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帝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誤轉爲衙。珣璠論云。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廡舍。兒子爲衙內。唐韻註衙府也。亦訛。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啓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勛病。召衙內指揮使梁延副。衙內蓋官稱耳。唐謂前殿爲正衙。豈亦以衙仗建旗而名邪。

字舞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齊東野語 卷十

齊東野語卷之十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一

黃德潤先見

黃洽德潤事阜陵爲臺諫執政未嘗有大建明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爲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旣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卽求去甚力以大資政知潭州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

譜牒難考

歐公著族譜號爲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公爲安福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

四十五年。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後世譜牒散亡。其難考如此。歐陽氏無他族。其源流甚明。尙爾。矧他姓邪。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吳人。初名禿。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宋彥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鴈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誥。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旛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病中嘗夢遊清涼境界。覺而病愈。恐亦前緣。今預作哀辭。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若蘇屬國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詩曰。齏鹽老書生。繆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憐復盟

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已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土。羣臣望風奔。王蠋獨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老爲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沒江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我室年尙少。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後竟以憂憤成疾歿。北人哀其忠。爲之起墓鴈門山。歲時致祭焉。所記張浮休之弟確。嘗爲烏延帥幕。獨不廷謁。童貫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補史闕。後董誥自拔歸南。上所爲詩。贈直龍圖閣。國史雖有本傳。甚略。且無其詩。并敘與此亦少異。余訪之北方紀錄。得其實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遠。先世居鴈門。父子奇。守武州宣寧尉。歿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爲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副使。武漢英守銀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漢英戰死。宏中堅守。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以官。廷遠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邪。囚西京獄。久之。免爲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遷徽宗東華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國史乃失其傳焉。

姚孝錫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宣和六年第。調代州兵曹。金人寇鴈門。州將恇怯議降。孝錫竟投牀大斲。不與其議。旣得脫去。遂往五臺。薄移疾不仕。因家焉。時年方三十九。治生積粟至數萬石。遇饑歲。盡出以賑貧乏。鄉人德之。所居正據五臺之勝。亭榭數

十座花木百畝。中歲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朋放浪山水詩酒間。自號醉軒。至八十三乃終。有集號雞肋。有題滕茂實祠云。本期蘇鄭共揚鑣。不意芝蘭失後凋。遺老祇今猶涕淚。後生無復識風標。西陘鴈度霜前塞。滹水樵爭日暮橋。追想平生英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七言如節物後先南北異。人情冷煖古今同。久客交情諳冷煖。衰年病骨識陰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獸鳥先噪。廢圃無人泉自流。食貧豈復甘秦炙。客病空懷奏楚音。五言如岸漲魚吹沫。山空石轉雷谷虛。生地籟。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詞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卽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卽此妓也。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

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檜木

杜詩乞檜木詩無音。或讀作豈。而韻書亦無此字。集中又有檜林礙日吟風葉。鄭氏註曰。五來反。若然。當作獸字。余嘗見陳體仁端明云。見前輩讀若欵韻。頗以爲疑。後見劍南詩。有著書增木品。搜句覓檜栽。又荆公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檜。小園封植佇華滋。益信欵音爲然。檜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謂卽榕云。

辦章

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辦治也。正義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辦章。則平辦義通。讀詩記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辦之極也。詩云。平平左右。今考書傳不見辦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下云便程。則訓平爲便也。駟按尙書並作平字。索隱云。古文尙書作平字。此文蓋讀平爲浦庚切。平旣訓辦。遂爲辦章。鄒誕

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爲今文。安國書爲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辦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詩疏所授書傳爲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云贊辦章。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熹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旣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

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熹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駘。嘗燕親賓。優者進妓。熹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熹。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朱漢章本末

紹興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內禪。前一日。宰相朱倬罷。倬字漢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謂張浚明囊薦之。非也。其實因劉貴妃以進。妃北人。流寓閩中。有殊色。中貴人掌神御者。圖上其貌。久之不省。始歸西外之宗家。它日上見圖。悅之。命召入。遂有寵。其父懋。後至節度使。倬居鄉里。識之。蚤緣締交。後爲學官。請外。得舒州。將陞。辭。刺知上燕閑所觀史傳。於奏疏中道之。大稱旨。留爲郎。不數年爲中司。遂至宰相。最惡王十

朋其在臺。嘗風陳丞相康伯去之。陳以告汪聖錫。汪曰：彼爲中司，胡不自擊之？陳曰：畏公議也。汪曰：彼則畏公議，相公獨不畏公議乎？旣而十朋不自安，請外。將予郡，倬又曰：顛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論大喧，然上眷殊厚。辛巳，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爲守。時倬與康伯並相，遵以求入爲禱。倬唯唯。康伯曰：進退近臣，當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將內禪，康伯奏書詔方允，翰苑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其非出己，卽曰：不可。其弟邁新爲右史，今復召遵，此蘇軾與轍所以變亂元祐也。上卒召遵副端，張震眞父爲同列。言上方行堯舜之事，此人豈可輔初政，不去之必爲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聽。時競傳覃霈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旣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眞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遂罷相。景嚴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異於疇庸。時眞父疏不付出，內外迄莫知所坐。雖倬亦自疑懼，惴惴累年。汪公帥閩至郡，方欲謁之一夕，暴下卒。國史本傳乃謂高宗有內禪意，倬請徐之。及孝宗卽位，諫臣以爲言，以憂

懼卒。或以爲服藥而歿，皆不然也。

陸務觀得罪

陸務觀以史師垣薦，賜第。孝宗一日內宴，史與曾覲皆預焉。酒酣，一內人以帕子從，曾乞詞。時德壽宮有內人與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覲因謝不敢，曰：獨不聞德壽宮有公事乎？遂已。它日，史偶爲務觀道之，務觀以告張燾子宮。張時在政府，異日奏陛下新嗣服，豈宜與臣下燕狎如此。上媿，問曰：卿得之誰？曰：臣得之陸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惡游，未幾去國。

蘇師旦麻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旣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

下遷於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雷變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葉顥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戒矣。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高宗立儲

孝宗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慈懿李后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父道本。戚方諸將。故羣盜也。后天姿悍妬。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懿聖甚謹。至后頗偃蹇。或乘肩輿直至內殿。成肅以爲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嬪御册立也。語聞成肅及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之謀。浩以爲不可。遂已。宮省事祕。莫得詳也。其後益無忌憚。貴妃黃氏有寵。后妬。每欲殺之。紹興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宮。后乘便遂寘之死地。或以聞。上駭。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后以慶元庚申上仙。權殯赤山。甫畢。雷震山崩。亟復修治之。

道學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

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爲僞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皆從

而和之可歎也已。

鄧友龍開邊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游。自詭道學。既登朝。時論方攻僞學。因諱而晦其事。時外祖章文莊公爲學官。喜滑稽。嘗以祀事同齋宿。談謔之際。友龍不可堪。以語及之。(云云)章戲之曰。若然。則又是道學矣。友龍面發赤。大銜之。未幾入臺。章公由學士院補外。公本謝丞相客也。會友龍爲右史。而宇文紹節自右史代之。於是召文莊爲宗政少卿。友龍不能平。以嗾紹節。紹節甫供職。未及受告。首論其事。語侵謝。蓋亦以見厭於韓矣。章命既寢。謝遂去國。而友龍亦出爲淮西漕。日久謀復入。時金人方困於北兵。且其國歲荐飢。於是沿邊不逞之徒。號爲跳河子者。時時剽獵事狀。陳說利害。友龍得之。以爲奇貨。於是獻之於韓。韓用事久。思釣奇立功。以自蓋。得之大喜。附和者雖不一。其端實友龍發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莊論安丙矯詔

安丙之誅吳曦也。矯詔自稱宣撫副使。遂徑入銜上奏。時章文莊直學士院。因謂矯制假命。一時權宜濟事可也。事定奏功。便當退用初銜。而遽稱所假。是豈復有朝廷乎。今爲朝廷計。宜先赦其矯詔之罪。然後賞其斬曦之功。則恩威並用。折衝萬里之外矣。而時相方自以爲功。謂此詔非矯。實朝廷密旨。且詣御樓受俘。於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議雖格。而竟以所矯官職授之。其後丙亦自斃。否則又一曦也。

王沈趨張說

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旣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

協韻牽強

詩辭固多協韻。晦庵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一經。惟多艱多替。

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庵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

沈君與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遊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旣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稭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蹒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壘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細擘蔥。

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蟾蜍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鍍。劈慚湖女手如蔥。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爲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雌還卻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滷。醢成何處污園蔥。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真氏。人謂賈秀才娶真縣君以爲笑。沈所指團雌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吳侗

吳侗字公度。吳興人。試補太學爲第一。崇寧五年。羣禮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聲風采。人莫不求識面而願交。遂經學。妙語言。爲時聞人。其父伯陽嘗夢若遊奕。使者立東階。問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去。出門見旌旛容物。彌望不絕。曰。秀才歸。但道天赦。

曾來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初自刪定勅令所出爲寧海推官。時蔡京罷相居城中。意其生計從容。委買讐川土物無虛月。倜意不平。念吾以文學起身。而不以儒者見遇。報以實直。京覺之而怒。重和二年。召爲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時京以太師魯公賜第京師。朝朔望。一日。上問京。卿曩居杭。識推官吳倜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以知之。曰。吾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圍之。蓋言倜字也。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自是不復出。及京敗。知鄆州孫蕃言。巴人有草祭之謠。上其事。甚者論其卽倉爲宅。拆倉字爲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畫中傷善類之報也。

御宴煙火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旣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不

自安遂將排辦巨璫陳詢盡監繫聽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罪。於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殺龍

吳興鄞南朱教授（失其名）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請禱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出自投於江。卻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沒有頃。片雲霹靂。煙霧蔽舟。既而視之。舟上一竅如錢。朱已斃於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鑪。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常殺。卽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齊東野語卷之十一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一

姜堯章自敘單丙文附

番易有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旣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特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

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倚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旣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旣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景說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淹堯章。使之聲名焜耀於無窮。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真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攷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齋居士。於堯章投分最稔。亦碩士也。堯章詩

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閱其手藁數篇。尙思所以廣其傳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堯章攷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贍。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古者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正（音疎）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禊序不入選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選。或謂絲竹管絃。天朗氣清。有以累之。不知絲竹管絃。

不特見前漢張禹傳而東都賦亦有絲竹管絃燁煜抗五聲之語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張衡賦仲冬之月時和氣清又晉褚爽禊賦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風搖林而自清氣扶嶺而自鮮況清明爲三月節氣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筆墨之妙言之固當居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豈以其表表得名自應別出不可與諸任齒耶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耳識者試評之

淳紹歲幣

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紅絹十二萬疋疋重十兩浙絹八萬疋疋重九兩）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同左帑庫子秤子於先一年臘月下旬至盱眙軍歲幣庫下卸續差將官一員部押軍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屬副使本軍倅或鄰州倅充例用歲前三日先賣銀百錠絹五百匹過淮呈樣金人交幣正使例是南京漕屬副使諸州同知於所賣銀絹內揀白絹六疋銀六錠三分之令走馬使人於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

司呈樣一分留泗州歲幣庫以備參照。例用開歲三日長交通。不過兩月結局。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索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結局。通支金人交幣官吏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綿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銀六百二十兩。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等並在外。俱係淮東漕司出備。）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管認。凡吾正副使并官吏飯食之類。並淮東漕司應辦。下至安泊棚屋廚廁等。皆自盱眙運竹木。往彼蓋造。彼皆不與焉。盱眙日差倚郭知縣部夫過淮。搬運銀絹兼應辦事務。其揀退者。遇夜復運過淮。歸盱眙庫交收。其勞人往復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約二百餘步。始至交幣所。皆徒步而往。雨濼則攝衣躡屐。蹣跚而行。艱苦不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幹官權安節爲歲幣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揀退銀絹甚多。逼令攜歸。安節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節不勝其憤。曰。寧死於此。不得交。誓不回。雖野宿不火食。亦無害。聲色

俱厲。彼度不能奪。竟如數收受。給公文而歸。壽皇知之。喜曰。安節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監六部門。時通判楊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頗著勞績。亦蒙獎拔焉。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
(錦茸背 緊絲 撚金線 青絲綾 樗蒲綾 線子羅) 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覲香茶藥物果子幣帛雜物等。復不與焉。若外遣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發副使土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副使四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又有公使各藥等錢。上節銀各五十兩。絹十疋。中節銀絹各十兩疋。下節各五兩疋。) 又有朝辭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金二十五兩。并腰帶笏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及泛賜等物在外。) 若盱眙等軍在路四處應辦南北賀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貲焉。(宣和甲辰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綠禁二十萬栲栳。例五百連送交納。又代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紹

興壬戌初講和。歲幣銀絲絹各二十五萬疋。兩今每歲各減五萬疋。兩。至兀朮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尙知有此。爲我者常何如哉。時聘使往來。旁午於道。凡過盱眙。例遊第一山。酌玻璃泉。題詩石壁。以記歲月。遂成故事。鐫刻題名幾滿。紹興癸丑。國信使鄭汝諧一詩云。忍恥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卻向都梁記姓名。可謂知言矣。噫。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易。余因詳書之。

書籍之厄

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本朝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

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章述蓄書二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本朝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禺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其後靡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崑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

蜀人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皮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籙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且以示子孫云。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電。故先儒爲之說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爲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

嘗問伊川曰。子以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爲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爲神。又吳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大書勳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爲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酉異李沟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殿柱。亦有雷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揚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一十一字。皆倒書。內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衆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迨堯永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蓋有未易語者耳。

賈師憲當國日。臥治湖山作堂曰半閒。又治圃曰養樂。然名爲就養。其實怙權固位。欲罷不能也。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膳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調詞嚙語耳。偶得首選者數闕。戲書於此。陳合惟善寶鼎。現詞云。神鼉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秤棊如許。爭一着。吾其衽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處邪風。葵棗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鳥繡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龐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露池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羣玉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濤漲雪。雁微迷煙。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囊。韞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鳧鷖太平世也。要東還。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三錢。

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奚滅倬然齊天樂云。金飈吹淨人間暑。連朝弄涼新雨。萬寶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閒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掛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銀兔。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覓箇。沖澹襟宇。帝念羣生。如何便肯。從我乘風歸去。夷遊洞府。把月杼雲機。教他兒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與。從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覩。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卮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應酉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定。虹

玉腰圍闐闐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閑之姬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事聖茹素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狄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晝伏宵行。一旦遇追騎在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亟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智井林莽棟梁間。極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庥。詔子孫。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異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

渡之擾。金淵叔參預日。一日奏事下殿。與臺臣劉應弼邂逅。忽所持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地者。殊不可測。甫退朝。則劉彈章已出。蓋降陛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卽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捕猿戒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

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淨。又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爲火浣布。有垢。燒卽除。其說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刻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昔溫陵有海商漏船。搜其囊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爲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黃白。頗類木綿。絲縷蒙茸。若蝶紛。

蜂黃。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爲人強取以去。(或云石炭有絲。可織爲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曆差失閏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旣已頒曆。而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以書白堂。且作章歲積日圖。力言置閏之誤。其說謂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歲爲重。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而十九年爲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曆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如此。今頒降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殊所未曉。竊謂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

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矣。且尋常一章。共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來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九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只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數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箇時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餘分。且未有餘分。安得便有閏月。則是後一章發頭處。便算不行。其繆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曆。卻有一說。簡而易行。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

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說而改正之。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爲十一月初一日。卻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趲下一日。直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卻爲大盡。如此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冬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此謂也。蓋自古之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漢曆五變。而大初曆最密。元和曆最差。唐曆九變。而大衍曆最密。觀象曆最繆。本朝開基以後。曆凡九改。而莫善於紀元曆。中興以後。曆凡七改。而莫善於統元曆。且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雖曆已頒。亦改正之。今何惜於改正哉。於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與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辭窮。朝廷從其說而改正之。因更會天曆爲承天曆。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雖不善章蔀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曆。以攷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

法則異乎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閔之二年辛酉。既閏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曆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齊東野語卷之十一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三

漢改秦曆始置閏

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閱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頗得其說焉。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曆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也。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

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曆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雖然此非余臆說也。復證以史記曆書自太初更曆以至征和如太初二年天漢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余言似可信云。

綱目誤書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蓋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撫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爲能也。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

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尙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也。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

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秦會之收諸將兵柄

秦會之既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輒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頷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鬪積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旣下。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知。人人便寬善。共命報應。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挂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庭官。顧不役屬耶。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張才彥

歷陽張邵才彥。乃總得居士祁晉彥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奉郎上書賜對。假太宗伯奉使撻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後爲敷文閣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卒。初。總得爲小官時。嘗爲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

薦試得捷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墳爲冠。墳試浙漕。南宮皆第一。先臚傳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旣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喈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卻。先是太母歸自北方。將發。得與天族別。淵聖偃臥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才彥時亦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聖。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爲好詞。上疏頌其靖康。乞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彥遂自祕。選躡進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彥居四明。杜門絕交不出。懼禍佯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總得爲辭。蓋是時實由已病。言或出於狂易。抑亦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語轉上聞。於是逮總得。赴大理獄。鞠殺嫂事。囚繫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歲安國叫關。中批命刑部尙書韓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釋去。方被逮時。道無錫。夢大士告以無恐。蓋

預知秦亡。然因是總得亦病狂惑。安國更八郡。有德愛。以當暑送虞雍公飲蕪湖舟中。中暑卒。年纔三十餘。士論惜之。

韓通立傳

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藁。劉問爲韓障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皞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會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爲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老蘇族譜記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興。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警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

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概見矣。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遂得釋。他日任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聞。有名唐者。宣政間附王蔡。最貴顯。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節之孫溥。公濟守眉日。子山與之不咸。廉得其罪狀。用疋絹大書。櫝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帥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帥蕭振德。起得之。以爲奇貨。逮公濟。赴成都獄。嚴鞫之。獄吏知其冤。遂教公濟一切承之。不然。死無以自明。公濟悟。如其教。不復辯。獄上。朝論以爲匿名書。法不當受。而制司非得旨。不應擅逮守臣。遂皆罷之。公濟雖得弗

問而憤憤不能堪。訴之於天。許黃籙十壇。至其子始償如數。子山之居極壯麗。一夕大火。不遺寸椽。子山本附秦檜。至右史。後忤意。謫安遠縣令。以死焉。

中謝中賀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敍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絨。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卽云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 復覆伏三字音義

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

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毫。詩復會諸侯。語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幘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鵝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漢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

選精銳具餼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卽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儂銜命道荆襄。宛洛祇謁鞏襄。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煙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自己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儂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儂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儂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

終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嘗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註云。設數之言也。干如箇。謂當如箇數也。亦曰如干。文選任彥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註云。如干戶。卽若干戶也。然又爲復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爲姓。然則若干又國名也。

祠山應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蒼龜。姑誌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再以毗陵等三壘干祀第。餘月不報。先妣時留嘗禱於南關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及收杭信。則聞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

紛擾擾如蠱在鼎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虻蚘二其色如丹卽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牀（云云）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益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芳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勞曰巫言神語皆吉毋庸輕動余不能決因卜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彈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於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壽以啓擢用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贊之曰澄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

林外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譎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

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卽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爲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遏水者，倒題橋下，人亦傳爲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埽字韻？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詞已有紀載，茲不復書。南劍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甄雲卿

永嘉甄雲卿，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爲尤甚。木生朝，爲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温州出。

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金銀銅鐵鋪。絲綿紬絹綱。鬼魅魍魎。魁蓋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辦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爲友。甄倉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爲友。聞者惜之。競渡日。着綵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答。將亡之日。命其子爛湯。且召蘊之。將囑以後事。甄居城外。昏暮門闔。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則勿爛。以待旦。旣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旣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乃絕。

西林道人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鬢髻道人過而睨之。哂曰。詩仙醉邪。顧酒家善看客。我當代償酒錢。索水小盃。以瓢中藥少投之。入口略嗽。嚙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歎。忽失道人。

所在薄暮。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自以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甲。而諸公亦若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羣盜也。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夜啼。不得睡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兒得衣身煖。啼止。遂得逸去。因隸籍軍伍。累從陳子華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陳往江西。留南昌。旣而子華易關金陵。兼節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時倅攝郡。一日倅與郡僚宴滕王閣。崔怒其不見招。憾之。適至府治前。民有立牌訴冤者。崔乃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嗾諸卒盡碎飲器。官吏皆奔逸。竄去。莫敢嬰其鋒。子華知之。遂檄還建康。會淮西有警。命王鑑出師。鑑請福爲援。福不樂爲鑑用。託以葬女擅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且必正其慢令之罪。會子華亦厭忌之。於是遂從軍法。然後聲其罪於朝。福勇悍。善戰有聲。其死也。軍中惜之。然

其跋扈之跡。已不可掩。殺身之禍。實有以自取之也。

張又林叔弓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旣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闕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

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冠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鶯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鶯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鶯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旣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旣爲徹底清。卻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闢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

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尙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譏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窘無資用。卽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爲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客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

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卷之十三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四

館閣觀畫

乙亥歲秋。祕書監丞黃恡汝濟。以蓬省旬點。邀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屏有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曾殂後。復獻韓相平原。韓誅簿錄送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旁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濯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祕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餘四匣。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

有董源畫孔子哭魚邱子圖。唐模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圖絕高古。李成重巒寒溜。孫大古誌公。展子虔作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土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仝山水。胡瓌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也。

鍼砭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長孫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玄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癥。龐安常視孕婦難產者。亦曰。兒雖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卽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陽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蓋凡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

穴之外者。胙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然嘗試。非惟無益也。比聞趙信公在維揚制閹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爲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

焉。卽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爲之。昔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愈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析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焉。

巴陵本末

穆陵旣正九五之位，皇兄濟王竝出封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於雲城之西。寶慶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與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敝

衣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嶽行祠。取龍椅置設廳。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脇之以兵。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諾。遂發軍資庫。出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於州門。聲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時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則執兵者大半皆太湖漁人。巡校司蠻卒輩多識之。始疑其僞。王乃與郡將謀帥州兵勦之。其數元不滿百也。潘壬竟逸去。(後明亮獲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輕舟告變於朝。急調殿司將彭忱赴之。兵至。賊已就誅矣。主兵官苟統領者。堅欲入城。意在乘時劫掠。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白袍人擠之入水。於是亟聞之朝廷。以事平。俾班師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擾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頌宣醫視疾之旨。時王本無疾。實使之自爲之計。遂縊於州治之便室。昇歸故第治喪。(本州有老徐駐泊云。嘗往視疾。至則已死矣。見其已用錦被覆於地。口鼻皆流血。沾漬衣裳。審爾。則非縊死矣。)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其後遂藁葬西溪焉。初朝。

廷得報。謂出山東謀。史揆懼甚。既而事敗。李全亦自通於朝。以爲初不與聞。疑盧始釋。遂下詔。貶王爲巴陵縣公。夫人吳氏。賜度牒爲女冠。移居紹興。改湖州爲安吉州。王元春以告變功。遂知鄉郡。時秀王第十三子師彌逃難。菁山園廟亦獎其能。守園陵。躡等升嗣襲。甚者以潘園嘗從秦王爲記室。有同謀之嫌。亦黜其先賢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濟中楫爲守日。更立諸坊扁。其左題曰守臣宋濟立。未幾變作。或以爲先識云。其後魏了翁華父。真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堅。皆相繼疏其寃。大理評事廬陵胡夢昱。季晦。應詔上書。引晉申生爲厲。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無忌。遂竄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詩送之。翁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合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杜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吹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煙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

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竟歿於貶所。端平更化。詔許歸葬。官其一子。洪舜俞當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言。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峻潔。志概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起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遠。魂不可招。潦霧墮焉。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以周成子與謀。鞠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宣力辨其非。皆坐貶死。臺諫李知孝。莫澤。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從僞。彈劾無虛日。朝野爲之側足。越再歲。忽頒寬恩。或謂史揆嘗有所覩而然。辛卯鬱攸之變。太室省部悉爲煨燼。下詔求言。籍田令徐青叟應詔。略云。人倫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巴陵有過。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挈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甚焉。況曩因

巴陵註誤名在丹書者。比以慶賚。生者紱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疎逖。而親者反薄。臣恐寧宗在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寧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僂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此。蓋以陛下一念之慍。忍加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召異也。(云云)癸巳六月。御筆命有司改葬。追復王爵。所有命繼之事。則事關家國。非朕敢私。丙申歲。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陛下隱之於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閒。側聞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彼故王退守藩服。變出倉卒。雲川之事。深可痛矣。臣嘗記真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雲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歿。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爲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使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魄。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將十載。

天斃老妖。端平改絃。威福自出。此非昭冤雪枉之時乎。臣恭觀六年六月御筆。有曰。脅狂陷逆。又曰復爵塋墳。而立後一事。則以事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觀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劊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無復攬撫。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讎。何其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撫愛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以爲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霜殘孤寄。抑墮緇流。(云云)臣剽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愛之義。死乃不蒙繼絕之恩乎。臣聞真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爲大恨。又見洪咨夔嘗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獨夢昱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其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夢昱之論亦未明也。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爲深諱。陛下豁然開悟。特下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塋高燥。亟謀

紹承幸伉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赦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云云)丙申明禋。大雷電。雨雹。詔求直言。架閣韓祥疏曰。四海之大。誰無兄弟。尊爲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烏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惻愴。請命上帝乎。司農丞鄭逢辰封章略曰。妖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掇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勢。寔張。四曰後宮之寵。寔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敗冢荒邱。天陰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霄川之變。竄身水竇。襟裾霑濡。兇徒迫脅。情實可憐。今乃烝嘗乏祀。嫠婦無歸。豈不掇天怒邪。(云云)丁酉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新房廊。乃故王舊邸之所。火至僊林寺而止。乃故王舊宅之材。皆指爲伯有爲厲之驗。太常丞

趙琳疏亦以春秋鄭伯有良霄爲厲之驗。一時朝紳韋布咸謂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氣。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援唐立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額外攝官事鄒雲一書。尤爲可駭。大略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軍陳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著身無地。夫復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興憐。陛下又從而加惠之。復其爵位。給其帑藏。可謂曲盡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爲言。簧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下尙軫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羣議。俾延於世。不可也。矧當世情多阻之時。人心趨亂者衆。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是時置國家於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賢。猶且昧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旨補將仕郎。權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爲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以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

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常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誣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至景定甲子歲。度宗踐祚之初。監察御史常懋長孺奏。巴陵之事。豈其本心。眞宗能還秦邸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爲故王續一線之脈哉。旣而御筆云。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尙有未復。所贈官。嘗曰。留以遺後人。卽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尙書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乃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又至。德祐乙亥。邊事俶擾。臺臣以此爲請。而常長孺入爲文昌。一再奏陳。以爲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雲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爲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巴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爲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爲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遂有旨。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特封鎮王。賜諡昭肅。所有墳

瑩令臨安府兩浙漕司相視。更加修繕。仍令封椿安邊所撥田一萬畝給賜。仍差王應麟前往致祭。蓋應麟亦嘗有請也。又批令於兩班中擇昭穆相當二三歲以下者。指定一員。以奉其祀。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數奇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然或以爲疑。余因考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諫筍諫果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籠籜稱冤莫採錄。煩君

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爲客一設。及來黔。黔人冬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夔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謂哉。又記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爲諫果也。

姚幹父雜文

姚鎔字幹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黃巖學。期年而殂。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錄之。以著余拳拳之懷。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靈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鷺能棋。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茲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訶訶。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莛至剛。嚙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脩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

羽化方華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巳。遂使脩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頽圯。夫人營創亦云難。只上棟下宇。欲維安止。爾迺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旣杉櫨之無有。惟樺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鬪。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旣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諦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爲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族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諄諄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醑地。爾其知之。又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魚。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睟兒。燂用火燻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

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鬣舒。鉤着其目。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糶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鬪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窠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焰臨之。蜂空羣赴燄。盡殫。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炎而不能安其所。其隕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鬚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繼母服

何自然本何侂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卽出繼。何修德揚後。侂再娶周氏。及自然爲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母。審合解官。中心喪。下禮官議。以爲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爲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論其當去。集議旣上。雖以爲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爲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某按某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旣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違禮乖令。侮聖賢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汙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

足以斷疑事也。

食牛報

曾鳳朝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是鑿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常終身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忍饑不禁。爲之破戒。歸卽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爲不誣。因併著之。以爲世戒。

齊東野語卷之十四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五

曲壯閔本末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知延安府時。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寇犯陝西。庶召端。則以未受命辭。敵知端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督端爲援。端以爲救鄜延不如全陝西。乃遣吳玠攻華州。旣而延安陷。庶無所歸。遂以百騎馳至端軍。端以戎服見。問庶延安失守狀。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司印。旣而以擒史斌功。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營提舉召端。疑不行。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司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是時端與吳玠皆有重名。陝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

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旣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人。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室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常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髮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卻。乃劾玠違節制。其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爲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宣撫司參謀。與端有宿怨。因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罷其兵柄。與祠。再謫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乃爲立

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既卻退之後，先自聚集。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敍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又敍營州刺史。與祠徒閩州，浚亦自興州移司閩州。復用端，玠既憾之，且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譖之，以端嘗作詩云：不向關中圖事業，卻來江上汎扁舟。舉此以爲指斥，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端知其謀。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武臣康隨爲夔路提刑，鞠治。康隨者，先知懷德軍，盜用庫金，爲端所劾。時武臣提刑廢已久，浚特以命隨。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如事上官之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卽以申主，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引筆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卽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

血而死。年四十一。時紹興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遣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諡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執搥以軍禮見。闕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滑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人歸未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尙能言其冤。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冤。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爲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

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渾天儀地動儀

舊京渾天儀凡四座。每座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渾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局。熙寧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南渡後。工部員外郎袁正功嘗獻木樣。詔工部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後不克成。至紹興七年。嘗自製小樣。十四年。令內侍邵諤領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臺。其一留祕書省測驗所。皆精銅爲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渾天儀始於洛下閎。或以爲璿璣玉衡之遺法。非也。其後賈逵。張衡。解蘭。李淳風。梁令瓚。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地震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卽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矣。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

思聚渾天欵器地動銅烏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常著地動遺經一卷今無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天測之可也。若地震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瞶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氣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驤首吐丸也。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腹笥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郡時太守倪普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少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藁矣。雪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樺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欵傾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

人手寫。皆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筭一旦遂空。亦竟莫如火起之由。豈釋氏所謂劫火者乎。

龜溪二女貴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旣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驟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孀子自稱。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孀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旣而生似道。未幾去。嫁爲民妻。似道少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正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

也。賜諡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極矣。故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曆約法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尙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等。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

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太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公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反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閩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頰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洞。幾爲花呼。

叫稱冤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世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予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

紹興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煙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清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窗

疎籬 蒼厓 綠苔 銅瓶 紙帳 林間吹笛 膝上橫琴

石枰下碁 掃雪煎茶 美人淡妝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幕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專作亭館

花邊歌佳詞

花屈辱（凡十二條）

俗徒攀折

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內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下隲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昔義山雜纂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鑑。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律曆

沈仲存云。近世精於曆者。莫若衛朴。雖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古曆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旁通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檢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矣。至姚虞孫。乃出新意。用藝祖受命之年。卽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號紀元曆。於是立朔既差。定臘亦舛。日食亦皆不驗。未幾遂更焉。宣和間。妄人方士魏漢津。唱爲黃帝夏禹以聲爲律。身爲度之說。不以索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鍾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則度量權衡皆自此出焉。或難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後或不同。奈何。復爲之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數。是爲太簇人。統過是則寸有餘。不可用矣。

其敢爲欺誕也如此。然終於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於理亦不可誣。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發識者一笑也。

張氏十詠圖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績已聞同水薤。恩輝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他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羨洛中圖。其二。庭鶴云。戢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煙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閑啄苔錢數點青。終日稻粱聊自足。滿前雞鶩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栖上畫屏。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朵中間蓓蕾齊。驟聞尤覺繡工遲。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團飛無定撼風枝。漆園如有須爲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髣髴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句云。菰葉青青綠荇齊。

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稻青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疏度苑牆。已任風庭下簾幕。卻隨煙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揀杏梁。其七聞砧云。遙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棲鴈自相鳴。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卽時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搗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茗水清。煙村遠郭漫吟行。灘頭斜日鳧鷖隊。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犁膏雨趁春耕。誰言五福仍須富。九十年餘樂太平。其九送丁遜秀才赴舉云。鵬去天池鳳翼隨。風雲高處約先飛。青袍賜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荆簪掠鬢布裁衣。水鑑雖明亦嬾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爲貴寶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來豪族女。總教時樣畫蛾眉。孫覺莘老序之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尙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教其子。至

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尙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詠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旣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貳卿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爲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維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

二皆有子弟列爵於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治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畫三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卽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爲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一。正當爲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丙戌。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於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膺仕。爲時聞人。贈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曆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爲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爲太守。爲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爲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

余方緝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珙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閑雅。如灘頭斜日。鳧鷖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志。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敘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尙爲張氏物。先君爲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常賦五絕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六集。舊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耳。

耿聽聲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朝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巖饋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爲三人結爲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由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爲帥。皆立節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陸小詞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籍中有曹聘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

而不顧。公爲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軟酥凝就。雨肥霜逗。癡駿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卻嫌伊瘦。又怕伊儂。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雖無恨。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爲一笑。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願蓬窗底。飛上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賦詠。有云。金鞭珠彈憶春遊。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春鴈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篋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重輕。又以此詩隱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弄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

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真箇聞人前輩風流雅韻。猶可想見也。

齊東野語卷之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藁，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嘗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邱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勝絕。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郡人石湖范成大爲之辭。識。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

願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尙論）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說。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獨嘗怪）屈平既（淵潛以）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淮南小山猶爲作隱士之賦。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援）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憮亂五湖兮遠遊。衆芳媚兮高邱。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吹澤國兮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浪波稽天兮南北一色。鏡萬里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篷。渺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君之旂兮獵獵。虹梁千丈兮可以艤楫。饒東流兮悵雲海。悠悠我思兮君無遠邁。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艤棹。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

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美無度兮）吾之
工。膾脩鱸兮雪飛。登菰蓴兮芼之。水仙濱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驅疾霆兮騶
奔雲宛一息兮江之濱）顛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菘蘋堂兮廡杜若。一
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晞兮頽煙雨。綠蔬兮涉
棘。歲婉晚兮何以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終古。（烏鳥飛兮擇君屋。
歸來故墟兮蒼煙疏木。櫂笠澤兮徑秋荷。澗洞庭兮一波。訪故人兮安在。）千秋風
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泖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
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邱壠多。稼（石田）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不見初艸。
何以知後作之工。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
曰。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
虹蕩雙槳。寓日滄波獨惓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
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兮

在江水扁舟獨釣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時范公方爲吏部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册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常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

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願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竄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扈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旣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

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册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末云。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

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塔。趙汝禰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泊趙崇龢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賈島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求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將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卽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掖禁陳遂憾恨成疾有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爲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作也陳每聞歌輒淚下不勝情未幾物故園後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爲

潘陳同母

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見羅春伯聞見錄

省狀元同郡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璿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爲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旣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二公不欲其成各

以書爲謝。且辭焉。彥瞻答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闔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嫗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恥羞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扁鐻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慄然。其

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金剛鑽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鑿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紇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鷲鳥海東靑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爲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錐鋸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錐鋸均。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傅弈方臥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二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旣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紀載之。以爲談柄。近者官籍賈似道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留。難載帳目。遂輦乘湖中。軍卒

輩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議諡

理宗未祔。議諡。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僞諡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請諡於天矣。度宗初議諡。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諡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諡慈憲。殊不知僞齊劉豫母亦諡慈憲。當時考不及此。何耶。

謝太后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爲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衆頗驚異。識者以爲鵲巢乃后

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涼堂初成。有鵲巢於前廡。賓客交慶。至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爲比云。

北令邦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爨。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膈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狍而脆。契丹以爲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卽此一物。亦竹狸獾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爲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爲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爲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毖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於內。行草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汴者。或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

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爲一笑。然莫知爲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

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警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爲之凄然。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爲集正。嘗置酒。揭饌單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鵬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餛飩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鶴橋。戲以書句爲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闋。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

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漁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臙臙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此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旣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面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眠。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眠之語。本出千金方。

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鬼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有具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

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櫛（音丑背切）。半釋伽，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娼，謂見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櫛，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奄人，鄭氏注云：奄，真氣藏者，今謂之宦人，是皆真氣不足之所致耳。

馬陸藝花

馬陸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緘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

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掇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齊東野語卷之十七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奇對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爲多聞之一助。義經六子。良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夏。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安。危則危。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彖象。大易一經。五刑之屬三千。大過小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

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己爲人。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九州旣別，冀堯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曠。孟軻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后興仁，由太王以至王季。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下七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兵。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錢塘寺名）中和和豐豐樂樓，銀杓銀甕（錢塘酒樓）。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寺官人，腰間各別。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方丈四

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朝登箕子之峯。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笙炭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入吳郡王家。又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脆以綠蠟。簧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脆

字韻書千定切音請註。靚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

徐謂禮相術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誇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記其言。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日常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旣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閩李庭芝祥父。乞賈平章用張

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於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或鰲開督。其後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是言事獻策者益紛紛然。漢嘉布衣楊安宇者。狂生也。自謂知兵。獻言於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書短。且謂其操鄉音穢談。一時傳以爲笑。會奉口有米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左史李珪自經筵直前論之。吳遂斥出。時好事者爲之語曰。左史直前論犬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詔歲。賈公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闔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邏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龔孟鏐策問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鏐爲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

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曠。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龔後爲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景定行公田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做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專行而五利興。實爲無

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時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
峕爲檢閱官以副之。且乞內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強。內
批云。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則上意
蓋可見矣。賈相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
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爲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
此施行。旣而賈相內引入劄。力言其便。御筆遵依。轉劄侍從臺諫。給舍左右司。三省
奉行惟謹焉。賈相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爲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師機趙孟
奎亦申省自陳投賣。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發一語。獨禮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
買田之害。言多剴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無和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
外回買立說。此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旣而轉爲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
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焉。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
畝。四十楮不及石者。價隨以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

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嘗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燾寓公趙與嘗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穠運屬劉子耕鎮江則知郡章炯漕司準遣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珏準遣謝司戶黃仲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前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旣而提領劉佐司劾罷嘉興宰改浚宜興宰葉慙左以不卽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告身永不收斂以不合出給官由令田主包納失田業相維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收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理爲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

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礮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害尤慘。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邊倡和詞語。偶犯時忌。則隨命刻去之。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歎不平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御筆答云。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爲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

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旣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修黃夢炎也。旣而常潤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虛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殊不知朝廷旣不可催，總所又可催乎？常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大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遠、國子簿謝章皆於論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賈旣去國，北軍已抵昇潤。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稔禍召怨，最爲民苦。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原佃主，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種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卻從

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況大於此者。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爲宋漕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爲大元餉軍之利。古今害民興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見東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變。太史占云。彗出柳度爲兵喪。爲旱。爲亂。爲夷狄。爲大臣貶。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木類。除舊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災。一曰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彗本無光。借日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爲災。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龜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饒應龍。合臺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談也。己卯賈丞相似道。楊參政棟。葉同知夢鼎。姚僉書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

危懼。宰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庸有闕失。今謫見於天。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庚辰。賈右相第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允。班行應詔言事者。祕書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瑋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弊。蠲和糴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爲併戶。又變而爲換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彗妖之所以示變也。大府丞楊巽殿講。趙景緯。吏部侍郎留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鸞。皆應詔上封事。給事禮書。子才疏。援引漢唐以至本朝。彗變災異。極其詳贍。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則援三說云。咸平彗出室北。呂端有兵謀不精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東井。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人官。今開慶誤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劾逐者。則乞斟酌寬貸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

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爲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呂撫有上化地書。祕監高斯得奉祠於書。有應詔疏。大概以爲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勒邊放無虛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爲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待秋成舉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權太密而商旅怨。羣臣附下罔上。虛美溢譽。人怨天怒。不至於彗星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明燭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晚變倖。遍居畿輔。借應奉之名。肆誅剝之虐。監司不敢誰何。臺諫不敢論列。民不勝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糴。和糴數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數多。而人爲創。見千弊萬蠹。田里騷然。天筆載頒。一則曰業已成。一則曰當任怨。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監臨。可厚誣哉。自是三學京庠。投匭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綺許求之等書。有云。雷霆天怒也。驟擊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而隨明。

暴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彗之示變。已渝旬浹月。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畏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震孫范鑰李極等書。宗庠則有胡標與周必禴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爲一書。大抵皆及公田市權等事。又有武學生杜士賢等書。謂都司之職。操壟斷之權。以專使之遣。奪番商之利。百姓皆與蹙頞。廟堂歌頌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闔外之事固優矣。闔內之責未盡塞。以戎虜待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又京庠唐隸楊坦等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薪茗搨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幹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騃弟。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奕之舊徒。

以秋壑而壓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兇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幾。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尙可揚揚入政事堂耶。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蕭規者言之太訐。於是左司劉良貴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謗。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勘會。免公田逃亡米三萬餘石。賈相遂入奏云。近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駕虛辭。報私憾等語。是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爲犯大不韙。詳敍顛末以聞。欲望聖慈於臣所類部法則下之吏部長式。詳加參定。或有出己意。削舊典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糴。住造楮之策。則采錄而施行之。臣當委心以聽。奉身以退。徐請譴責。以戒爲臣之繆於國者。遂有旨宣諭檢院官。星變求言。照典故。抵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

詔書可攷。近來諸學士人不體舊規。以前廊爲首。乃有懷私意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檢院朱溶備坐宣諭旨。揮申國子監司成吳堅翁。合委冑丞徐宗斗。會學前廊轉諭諸生。而前廊回申。以爲上書以前廊爲首。此出於丙辰方大獻之私意。以爲鉗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紛紛之議。直至八月之末。慧光稍殺。應詔者方稍止。丁未。宰執拜表。恭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三表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蕭規。唐隸。葉季。呂宙之。姚必得。陳子美。錢楫。趙從龍。胡友開等。不合謗訕生事。送臨安府追捕勘證。議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結舌焉。孟冬。朝饗如常時。十月乙丑。忽聞聖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遣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慧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響斯答。孰謂天道高遠乎。

瓊花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

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唐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髣髴似之耳。

嚼蝨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蝨。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蝨者莫不齧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姓名相戲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觀云。公何故

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軒邁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畫。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善諠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尙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撫唐罪具奏。

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旣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齊東野語卷十七終

齊東野語卷之十八

晝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枕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愜昏眠。取簾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茫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嬾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

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宜興梅塚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殞。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槨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惓然。瘦蘄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殞。亦云異。

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汙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莫子及泛海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銓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興盡乃返。其一絕云。一颿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樅樓長嘯海波闊。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風聯句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爲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唐二祖少恩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躡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殺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爲收載。豈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爲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臾。以須其至而後起兵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義。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墮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羹

之事。尙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媿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慣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

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晝

高郵有老儒黃彥和。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予觀說苑。則以爲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公孫丑下。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滕文公下。則齊亦自有蓋邑。又與晝邑不同矣。通鑑晝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復不音獲。何耶。

方大猷獻屋

楊駙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廣之。其間最逼近者。

莫如大學生方大猷之居。璫意其必維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牆。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徐曰。內轄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卽書契與之。璫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謝表並全句）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長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憲曰。聞卿有長生酒甚好。朕可飲否。賈退。遂修制具方併進。亦不過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內轄李忠輔適在旁。奏曰。藥性涼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嫉之者轉聞於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北闕劉都倉家富無嗣。嘗立二子。劉先死。長者欲逐其後立子。於是託其所親檢詳所吏劉炳百萬緡。介謝堂節使轉求聖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數歲。賈始知之。時

成淳初年也。遂嗾其出子以爲李忠輔僞作聖旨。訟之於官。詞雖不及謝。而謝甚窘懼。於是以實訴之於賈。賈笑曰。節度無慮。越日則忠輔追毀遷謫之命。下以實非其罪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藥之忿耳。

開運靖康之禍

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爲出帝所殺。遁入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爲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江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百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遷西均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

河北棣州民陷虜。自東都失守。金人卽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金虜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爲樂。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攷而後見也。意者爲此書之人。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爲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爲。尙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本。而輕信其言。故書以祛後世之惑云。

近世名醫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

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也。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長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旣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轅。尙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閣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輅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族。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前輩知人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會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卽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之術。特眼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夤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闕。以尙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賅時爲京西闈）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千堂。易合入闕。俟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

至趙卽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飲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旣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鄒素癘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卽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踟躕不自安。旁觀怪之。卽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薨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范曰。汝須開闢。終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之子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上饒人名未詳）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趙信國辭相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薨。游清獻以拜右揆。趙葵南仲樞使。陳韓子華參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觀文奉內祠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再相。鄭忠定清之。王伯大吳潛並爲僉樞。乙巳。趙公兼江東帥。知建康留鑰。趙希至以禮書督府參贊兼江漕。淮帥邱山甫岳仍兼參謀。且頒御筆云。趙葵兼資文武。協輔國家。領使洪樞視師戒道。權不可不專。申檄處置。貴合時宜。一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行。所有恩數。視儀宰路。公既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屢乞結局。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澤民。滋入白廟堂。許令帶職入覲。公力辭。召命且云。更當支吾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北軍大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焉。中書陸德輿載之。轉對疏。以爲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而春。邊鎮寧謐。近者駭言寇至。張大其說。或云到儀真之境者。只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章屢上。力辨此謗。且云。今年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納。三曰黑點。四曰別出古（並韃）號四萬。實三萬。

餘馬人各三匹。約九萬匹。惟恐有勞聖慮。前後具奏。一則曰寬聖慮。二則曰寬憂顧。臣領舟師往來應敵。未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輿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輿親至維揚。審是虛實。臣當躬率騎士護送入城。便見真妄。於是朝廷以載之之言爲過。遂爲調停。寢其事焉。未幾工部尙書徐清叟進故事。亦譏其辟屬之濫。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趙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遂差右司陳夢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陳辭以此貂璫之職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焉。夕郎趙以大復有不肯書牘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歸興不可遏矣。屢騰免牘。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過嶺。難違訓以入朝。御筆不允。降宣趣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詔。遂改命盧壯父武子爲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降簿內尙餘新楮四百餘萬。銀絹度牒並不支動。且言決不可來之意。常時從官作宰相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之。獨趙汝騰茂實尙書答書云。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辭榮。昔司馬公固遜密府。近崔清獻苦卻宰席。書之史冊。並公而三。甚盛口。

休而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申朝廷。於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祇受。既而與告復召，然公終不來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論，殆逾一期，朕眷倚雖切，不能強其從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察使兼侍讀。後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凡五辭，得請奉祠。徑歸溧陽里第焉。蓋一時搢紳方以文學科名相高，其視軍旅金穀等爲俗吏，簷官公能知幾勇退，不激不汙，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琴繁聲爲鄭衛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詣。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灑然太古之遺音也。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黜削無餘。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言爲太過。後讀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弘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

爲鄭聲矣。又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則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說爲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閒素琴（第一）作新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釀名）笑語竟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爲司諫，指公爲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旣而公入爲言官，遍歷三院，爲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宥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真子闔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虛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爲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願快觀，趣

使取之既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真合璧也。蓋元爲一物。中分爲二耳。衆客驚詫。以爲干鄧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杯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爲順。僉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他物爲報。余髻侍二親。常於元愆舅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爲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二張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鉤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獲。於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闔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

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 (軍中號張貴爲矮張) 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百屯。兵雖衆。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日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人踊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椿。雖魚鼈不得度矣。外勢旣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椿若柵。則

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歎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新紵。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旣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鉤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比。旗幟紛紜。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人。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旣不爲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至襄。以示援絕。正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

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參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齊東野語卷之十九

嘉定寶璽

賈涉爲淮東制閫日。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冊。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翟朝宗所獻寶檢一座。並繳進于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於大慶。遂命奉安玉寶於天章閣。且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進貢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差。具命禮官哀集受寶本末。藏之祕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樞。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

而至。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爲冒濫。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雲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於上之人。多歸於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於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豔。謂不負所學。豈不重於當世哉。邇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答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爲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興起於山林寂寞之濱。形容於篇章歌頌之末。其誠可念。若兩學之士。榮進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于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喁喁相告。昧昧相呼。僥倖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數百人。饜糞廩粟。枕籍齋舍。廉恥俱喪。了無覲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

三輔豈不貽笑於識字之程大卿乎。傳之遠方豈不貽笑於任子之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貽笑於異類之趙珙乎。傳之地下豈不貽笑於舊尹之趙尚書乎。三十年忠讜之論。一日掃地。三十年流傳之藁。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曠蕩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諉有可說。苟惟兩學之士。獨霑免舉之渥。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誨之以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競。爵祿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恥者可攫也。傳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器識卑下。則它日立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重。就其所輕。瘖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爲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言。李之忠節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續而壽之。旣而宗室。猶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興衰繫焉。同姓國之至親也。休戚生焉。靖康之際。國步多難。我祖我父。一心

王室不死於兵。則死於虜。不死於虜。則死於盜賊。若子若孫。呼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喘息於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鎮歸矣。此正醜酒弔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爲踊躍。曷啻三百。聖恩汪濊。周遍寰宇。監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舉。侍班選人。特與贖放。不惟文武百僚。轉官而未銓。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悉踰覃霈。卽彼驗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再請者。亦可援以廷對。今散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於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璽之得。推恩異姓。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況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葉。翦伐弗卹。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於斯。興言及此。涕淚交垂。識

者旁觀寧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爲典章。經今百年。未嘗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試僅以六十五名爲額。來歲以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侔。我輩當念祖父淪亡之痛。協心戮力。仰扣廟堂。體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聽高而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而子孫得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士惟陳貴謙陳宓。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命之寶。眞宗初卽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之。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多爲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臯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

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敢併紀於此云。

鬼車鳥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爲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脛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擣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見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爲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駢云。

蘭亭詩

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郗曇王豐

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耳。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於杯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平日靜退之故邪。

著書之難

著書之難尙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以雌黃前輩。該贍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尙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

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復書楊彪賜之子於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說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因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先後耳。揮塵錄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謬。豈別一書邪。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鷓鴣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

竊真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殞。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年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氏前兆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

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徼芘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跌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追促之。離城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殞。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父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窮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事親聞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輅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晚。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

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宮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禧之例卻輅乘輦上性躁急遽從之閤民吏曹垓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嚴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逍遙輦入和寧門似道以爲既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顯祖謂泥路水深決難乘輅既而雨霽則上已乘輦而歸矣既肆赦似道卽上疏出關再疏言嘉定間三日皆雨亦復登輅用嘉定例尙放淳熙用開禧之例則是韓侂胄之所爲恐萬世之下以臣與侂胄等於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顯祖竟從追削送饒州居住曹垓鯨斷其子大中爲閤職亦降謫江陰顯祖本太常寺禮直官以女爲美人故驟遷至此云未幾有旨美人胡氏追毀內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爲尼然踐芻忌器或以爲過似道凡七疏辭位竟出居湖曲賜第用呂公著喬行簡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齋太廟而大雨終日夜有旨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子詣文德殿致齋應儀仗排立並放免從駕官常服以從大禮使趙雄密令勿放散上聞之曰若不霽何施面目雄語人曰不過罪罷出北關耳黃昏後雨止中夜內侍思恭傳

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仍舊乘輅應有合行排辦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輅而歸蓋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顯祖不知出此乃妄援開禧韓侂胄當國時故事。故事時相怒之尤甚也。

賈氏園池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壘磴幽眇透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海棠）玉蘂（瓊花茶蘂）清勝（假山）已上集芳舊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園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

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刊之石。又以爲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祿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旁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思。刻船亭。則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爲之辭。曰園囿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園囿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爲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爲人所稱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檐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子寧存玉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

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瑤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剝青紅。

子固類元章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脩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權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真謫仙人。異時蕭千岩之姪滾。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褌紋。後歸之俞壽翁。

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書之昇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滄溺無餘。子固方被溼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陳用賓夢放翁詩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巘。匯爲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煙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用賓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曆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爲歲首。則三月爲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曆法亦有因置閏而驚蟄在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中也。至後漢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爲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周爲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爲二月。周爲四月。蓋可見矣。史記曆書亦爲孟春冰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爲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亦與今不同。並見

前志

后夫人進御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中有后夫人進御之說甚詳謾
撫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夫人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徧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
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爲始但法象其義所知其如此者凡婦
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
故人君尤慎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
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九人
爲一夕夫人三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爲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
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徧亦從下始漸至於
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爲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
夕夫人專一夕爲五夕故五日而徧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

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法。亦如此也。

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清涼居士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

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賤。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野語卷之十九終

齊東野語卷之二十

岳武穆御軍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慶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莫氏別室子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稍長。詭羹于市。且十餘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

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忽應。我輩當伺汝于屋左某家，卽當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旣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旣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卽命櫛濯盡去。故衣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諭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羣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旣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劉掾歎服曰：其子可謂有高識矣。於是盡以羣小具獄，杖脊編置焉。（諭力丁切銜聲也）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社。游從詩酒之樂。風流雅韻。一時歆羨。後世想慕。繪而爲圖。傳之好事。蓋不可一二數也。今姑摭其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旼（衛尉卿。致仕。八十六）劉真（磁州刺史。八十二）鄭據（龍武長史。八十四）盧真（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二）張渾（永州刺史。八十七）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五）或又云。狄兼謨（祕書監）盧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于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祺（丞相。七十九）武永成（廬州節度副使。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魏石（郢州刺史。七十六）楊徽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七）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則杜衍（丞相。祁國公。八十）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駕部郎中。八十八）時錢明逸留

鑰。睢陽爲之圖象而序之。元豐洛陽耆英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九）。文彥博（丞相潞國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尙恭（朝議大夫。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劉几（祕書監。七十五）。馮行己（衛州防禦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王謹言（司農卿。七十三）。王拱辰（檢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願寓名會中。七十一）。張問（大中大夫。龍圖直閣。七十）。司馬光（端明學士兼翰林學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謨故事。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其後又改爲眞率會云。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于南園。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七）。范銳（司封員外。六十六）。張維（衛尉寺丞。九十七）。都管張先之父。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述之仲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頌之父。吳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幾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爲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爲盧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鄭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閻邱孝終（朝議大夫。七十三）。章帖（蘇州太守。

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師閔（朝議大夫七十三）崇大年（承議郎七十一）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爲之序焉。

紇石烈子仁詞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卽上西平之調。云：虜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真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讀書聲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善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

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助焉。

劉長卿詞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常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君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繼遣一价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之。送數十里外。啓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慶元開元六士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銜。徐範。蔣傳。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元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

譽悉上春官。并擢高第。時議或有異論。旣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關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鎖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閻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暨縮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雖頃刻難安於位。比觀諫坡造膝之抨彈。斥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乞特畀閑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之非

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概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引書牘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謂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牘引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爲。於是侍御陳堅節。夫豸官陳過聖觀。共爲一疏。乞申論三臣各安職守。而黃戶書萬石。陳兵書存。常戶侍懋。曹禮侍孝慶。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復之。共爲一疏。調停之。久而方定。知大體者。殊不然之事。久論定。虛名實德。於人亦可概見矣。

文臣帶左右

紹興以來。文散階皆帶左右字。以別有無出身。惟嘗犯賊者則去之。劉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署銜。不以爲愧也。孫覲仲益亦以賊罪去左字。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朝奉郎。乃始署銜。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吳興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爲王團練宅。蓋將種也。以鷓冠登壬辰科。沾沾

自喜以帶左字爲榮。時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賊失官，素負氣，殊以不帶左字爲恥。而有詔盡去之，鄉人嘲之曰：快殺施得求，愁殺王行先。

馬梁家姬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死，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慙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山獼治箭毒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獼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

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僞以愚世人者類以鼠璞猴胎爲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卽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翹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獠女數千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士人驗之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趨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問前輩云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八(初八日十七日)

九(初九日十八日)五(初五十四二十三)一(初一初十九日)
二(初二十一二十日)七(初七日十六日)六(初六日十五日)

張功甫豪侈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

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死。

台妓嚴藥

天台營妓嚴藥。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藥爲濫。繫獄月餘。藥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

爲受此辛苦邪。藥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瘵，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義

閒隙之閒，讀若艱，謂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讀若諫，謂入其閒而隔之也。閒暇之閒，讀若閑，謂其閒有容暇也。閒有防義，或借作閒，非正字也。季布傳：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也。劉賈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顏註：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漢書無音）史記閒作去聲。張良傳：嘗閒從容步遊圯上。

(漢書無音)索隱閒閑字也。陳平傳身閒行仗劍亡渡河。音義閒紀間反。

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稱使風之帆爲去聲。意謂吳諺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歡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箴。內地謂之筴(音彈)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張仲孚

完顏亮敗盟寇蜀。主將合喜李堇。張仲孚副之。先是吳氏守蜀時。專用神臂弓保險。李堇曰。昔我軍皆漠北人。故短於弩射。今軍士多河南北人。何不習閱。以分南人之長。遂擇五千人。晝夜習之。一日。設射於石岩下。張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飛墜。酒酣。問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實秦相陰遣。雖吳氏兄弟亦不知其謀。每欲勦其族。故金

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謀。於是繆謂李董曰。用中國人集長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則恐無以制之耳。且我每僉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慮此也。李董聞其說甚恐。乃漸散之。自後和好既成。蜀備久弛。有以吳璘無備告董。請勁騎數千。先事長驅而入者。仲孚爲蜀危之。又謂李董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出危道也。董又爲之止。其後璘下秦州。取德勝。所至降附。其力爲多。時王瞻叔駐綿州。總餉事。王剛中爲制帥。治成都。瞻叔請遣重臣鎮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書開宣幙。虞知仲孚不忘本朝。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屯所歸於虞。旣而雍公捨險。出兵平地。一戰而敗。喪將校七十二人。凡吳璘所下州郡。不能撫有。及致金人。責免敵錢。故所在皆叛。而仲孚屢爲畫策。亦不見用。中原之民以爲誤己。大怒。因不復信之。以至於敗云。

隱語

古之所謂廋詞。卽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

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木玷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個謎。染物霞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分明。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個在縣。三個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

履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
踰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
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耬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夾註書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
問小底。元宵燈球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曆
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
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顛
門。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果云。斫頭便斫頭。
卻不教汝死。拋卻親生男。卻愛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
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潞公身
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靶)八千兵散楚
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梢)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然此近俗矣。若今

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

趙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天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無餘。百執事顛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爲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書種文種

裴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溫公重望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汙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

好個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扑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夷狄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個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個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中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

煙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埽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躡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隣。斂而耐於母塚之旁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耀史冊。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塚泣死。視前修爲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815B

1081

杭
網
業
圖
書
館
藏

1627125